

第十一章 漢化佛教正法的討論與說明

[DISCUSSION AND DESCRIPTION (討論與說明)]：

◎佛教原本不是「反智」、「等死」、「寄望來生」的宗教！

追求覺悟證道的佛教徒們，應該都是依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等六度（波羅蜜多）的修行者。若未具有不共於外道的特點——「般若」，佛教徒在獲證無我空性以前，都很容易混同於心外求法（外道）的其他宗教。雖然已擁有進入禪定的能力，卻無法放棄「自我 Atman」所塑造的那一層幻膜，將很難融入於般若性海中，會如同泡沫般地飄浮在生命的時空中，而不能滴入。應知無般若（超越智慧的）空性所學如盲，前五度無效。

但是目前的佛教與梁武帝時有否差別？許多人、許多佛教徒似乎要把覺悟往後延。他們想等下一位佛陀出世來救度他們，或祈求往生到極樂世界去，願意經過很久遠很久遠以後才能花開見佛，認為此刻是不需要智慧的，是恐懼、偏執於不了解「身、法無我」而發生誤認之斷見，而且大部分的僧侶也作如此「反智」、「等死」、「寄望來生」的堅持，甚至形成仇視、厭惡今世生命的病態觀，這是最令人感歎的，也是對勸發菩提心為主的阿彌陀（無量光）「淨土」法門最大的誤解。

或許只是一個「觀念世界」、一個「理想世界」就如此地影響那麼多人的一生，縱然果真真有來世，也應該把今生看作僅有的一次，要確實認真地活著。不必拼命拉住了那條繫著他端可能是虛無漂渺的繩索，或許那只是無法驗證的承諾，卻叫人終日唸唸有辭地期待。千百年來，中國佛教徒被教導如此，多少人的血汗不斷地沉澱在寺廟之中，誰從中獲益？年老者似乎可以如此寄托往生，但青壯者應該對般若修為充分努力，才能發揮佛教覺悟的偉大。

對《心經》的般若智慧能深切地去研究的人仍然很少，《心經》確是講述「空性」最佳的經典，《心經》明白地顯示一切現象的本質沒有自性，是超越因果，超越一切限制的教法。本書第十二章《心經》的新譯與比較，暫時不以古文註釋方法來探討，而根據貢漢譯及梵文資料試譯，如此斗膽嘗試，以為拋磚引玉。

雖然梵語原典的高度簡潔，給予了印度注疏家運用慧眼的極好機會。但我們仍

希望有人不用一字半句佛學術語，卻能彰顯佛法（覺悟方法；以下凡是「佛」字不妨先以「覺悟」一辭視知。）的妙義。很多外國新一代的心靈學家已逐漸達到這種能力，可是我國許多學佛者，仍很喜歡運用生澀的佛教術語，想去接引朋友，而感到十分困難。

許多人深入經藏回首後，都覺得與現實有了很大的隔閡，反讚說佛法之深奧如此難懂。但願佛陀不是故意要將佛法深奧化，相信都是後來的大師們層層增飾、旁徵博引不斷補充的「複雜化深造」結果。中國儒教哲學家喜歡用過分修飾的文辭而令人費解，從許多古詩中就可看出來，如所謂的「白髮三千丈」等，或其文詞描述講求堆砌成韻以爲美好，令人引入幻想、遐思者以爲上品；具儒者背景有學問的佛學家更傾向於用極神秘的言辭而令人茫然。圭峰宗密說：「中國人迷心於修飾之文風，在思想上包藏著假像。」因此，可知中國佛學名著總是要讓人看不懂，才顯得高深，但是卻讓初學者厭倦而迷茫。好笑的是，過份的廣徵博引下，一再強調佛法的甚深微妙，使佛法的主要旨意經常變得一片糊塗了。

◎要重視各國佛學研究的結果。

有一位青年比丘離開他的師父去參訪，曾問一位老禪師說：「如果宇宙壞滅時，該怎麼辦？佛性是否會隨著被摧毀？」老禪師輕輕地答說：「隨它去吧！」年青比丘卻一直困惑著這個答案。不久，回到師父那裡，就把這問答過程述說給師父聽，師父急忙問明老禪師居住的方向，展開拜墊，遙拜三頂禮，連連讚說：「真是古佛再世！」如果您看了《心經》，就能體會了老禪師已具備了融入的心懷。

如果經典講得太簡單，現代人不會相信；太難，又令人無法消受。相信本書不會令正統佛教崩盤（有人害怕！如果會這樣，那全世界的宗教將全面瓦解。），主要目的是在釐清迷信與正信的分野、權說與實說的不同。而且如今各國佛學研究風氣鼎盛，互相交流很快，不該再抱殘守缺，應該要有佛教的國際觀，不要再陶醉在千百年來以老大自視、閉關自守（被蒙在鼓裡）的態勢中。

隨父母去佛殿禮佛的小男孩，莫約五歲模樣，玩得尿急了，連忙掏出小雞雞，就要尿尿在佛殿上，四、五十歲模樣的比丘趕忙勸止說：「這裡有佛，不要小便！」小男孩急著問：「那裡沒有佛？我就尿在那裡！」比丘被小男孩這句話問得呆愣在當下。因爲，《妙法蓮華經見寶塔品第十一》說：「爾時，一一方四百萬億那由他國土，諸佛如來遍滿其中。」，即使是一個原子或分子之中也充滿了佛。

中國禪宗五祖說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。」就是說沒有明心見性，瞭解自心變化能感召一切，雖然懵懵懂懂地追求了許多法，難免造就了更大的精神氣泡，隨著年歲及地位的高大，氣泡也更大，在陽光照射下，還光彩耀眼呢！要知道「常聞釋迦佛，先受燃燈（佛授）記。燃燈與釋迦，只論前後智。前後體無殊，異中無有異。一佛一切佛，心是如來地。」

◎地球歷史上高傲、執著的人類是如何演化而來？

大部分的科學家認為：在生命開始之前，脂質類便已經結合蛋白質，製造出類似生命物質的半透明膜 **semi-permeable membrane**，沒有任何生命可以在缺乏「膜」的情況下存在。生命中第一個膜使「內」與「外」之間有了半透性的界限；「自己」與「外界」之間便產生第一次的區別。

人體是一大群活細菌的組合而已，肉體是由一條有脊椎的小蟲演變而來，似乎現代人不再懷疑了。人類的行為是由我們動物祖先的類似行為演變而來的，並非人類才具有「自我意識 **self-awareness**」，自我意識是源自生存的直覺。

人類就是靠皮膚外膜保護著，無形中意識（習慣地）把膜幻想成「自我」的泡泡，泡泡雖然可以越吹越大越堅硬，反而不容易刺破它了。古今的大泡泡壅塞在這個時空中，到處都是，到處炫耀光彩。能夠刺破它的就是《心經》，而且只能自己刺破，別人是幫不了忙的，因為別人也都大大小小是個泡泡。而刺破的這個動作卻是不必的，只是消融而已！有人曾經將「自我」的人格比喻為橘子皮，可以防止果汁蒸發出來。

如果把消融以「轉念」來說明，或許更容易瞭解。只要一個轉念，把「偽我」消融到無窮無限的大宇宙、大靈能的懷抱，就能贏得生命的圓滿與永恆。世界有你不多，沒你不少。可是每一個人的存在都是有用意的，不必以為自己白活一場，要認知人生的意義就是「愛」，愛這個世界、愛這個宇宙，就沒有隔閡。

原始佛法一直強調覺悟自度，佛陀所關心的是尋求解除痛苦的途徑，這是佛法的優點與強處。可惜千百年來卻變成只注重祈禱、膜拜、加持、祝福、超幽、往生等等，只能獲得人天福報的宗教。漫長的學佛生涯，信徒仿如一再吞食昂貴的健康食品、永遠服用「味素藥」一樣，無法治本，證不到且失去了釋迦牟尼一再強調證悟「覺性」的本懷，簡單的真理後來被宗教、心理學扭曲、迷濛而難視真相，為何如此？應該慎思。

◎男、女上帝是人憑空想出來的。

佛教外的宗教，大都認為是有個上帝創造了宇宙，父系社會為主的民族，其擬人化的上帝是男性；古代以母系社會為主的民族，理想中的上帝是女性（但是以母系為主的社會在西元前 1700 年左右就結束了，目前只剩下甚少數部落保有殘俗。）。創造主有了男女相，可知仍然是站在人類的立場而設立。

人之所以崇拜神、信仰宗教，都是基於相信可以通過對神的崇拜和信仰，便可得到仁慈的神的恩典，來滿足靠人力所不能的願望。後來發覺當神說：「我就是上帝。」祂就自絕於超越之外，但人類卻不願自絕、自閉如此，故人終於自覺：原來是「人創造了神——上帝」，以解釋那不可知的一切，但已歷經了好幾千年，至今仍在努力中。

◎成佛是靠思維的，不難，是先須要用腦筋想一想的。

佛法的教授是叫我人要觀察自己，並發現自己的真實狀態。每一個人的基本狀態並無不同，人是從「身」、「能」、「心」三個相互依賴的層面上運作著，而其本質從來未曾改變，是「佛性本有」。「成佛」的覺悟，並不是對宇宙的知識，而是對宇宙本性活生生的體驗。「醒覺」是大圓滿中唯一的律條，不該讓自己的心依隨過去的念頭，或為現在而憂慮，或為未來無謂的計畫而徘徊。

覺悟者原音譯為「浮屠」，後來改用「佛」之一字，是從「人」字旁加「弗」而成，應是佛教傳入後再借用的字。佛及古譯「浮屠」如今日之閩南話發音，尤其陀羅尼音以閩南音（河洛腔）較正確。本來建塔是用來供奉佛（=浮屠）舍利等聖物用的，「浮屠」後來就乾脆變成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」的塔了。

依解字來看，中國佛教認為佛必須由人修起才能成佛——覺悟者，佛是人成的，不是神，更不是造物主或萬物之主宰者，也不是供桌上的那幅木刻銅雕樣。因人道苦樂參半才能思惟修而成就，成為不再是人的佛，與《增一阿含經》所說：「諸佛皆出人間。」看法相同。又佛肸（音必夕）是春秋魯國中牟大夫，此「佛」字同弼字。

◎原始佛教與中國儒家是主張無神論的。

中國儒家是主張「無神論」的，惜人有私我，雖僭稱天子，亦自知難免一死，佛法傳來，古來帝王原是追求長生不死，轉為「輪迴 Samsara、靈魂不滅」的思考，

因此釋懷。而早期中國佛教更是依據靈魂論來解釋往生，與佛陀堅決反對有我執的靈魂論，顯然有很大的不同。

原始佛學指十二因緣中的「識」是報應的主體，「行緣識」是由業生識，「識緣名色」表示由識而五蘊結合成為生命體。可惜早期借用「神」字以表達「識」，尤其在中國運用起來，將它們與「魂」、「靈」、「精神」都混同不分了，而造成天大的誤會。既然「識」是報應的主體，而非有個「人我」受報。與慧遠同時期的羅什弟子道生便發展了「佛無淨土說」，而僧肇亦有此說。兩大師均於注《維摩詰經》中提到這思想。

古代中國都屬專制朝代，從漢代的儒家學者董仲舒推崇人德思維，建議以「天、地、君、親、師」為牌位祭拜（與強調供養三寶的說法異曲同工），獲皇帝之讚許，君雖排第三，但天地無言，君為唯一代言人，號稱「天子」，何樂而不為？官儒合一的聖學，淪為只講人德條理的孔孟官學思緒、文華自期的感官激情，徒增帝王專制統御的藉口，中華「道」統便斷喪了二千多年。

誠然宰相、王公、百官跟著皇上學佛日多後，反更感受伴君如伴虎之痛苦生涯，藉口出家或告老修佛。早期中國比丘識字文化水準普遍地高於在家人，形成出家與在家學佛者程度明顯上之差別。如唐朝密教的護國思想，就是宗教直接為現實政治服務，為維護和扶持皇權和皇帝的直接利益，皇帝也必須敬奉三寶，以大乘法理國，保護佛教的發展，認為皇權才能得到佛、菩薩的保佑和護持，是以一切宗教活動為護國為中心，建壇作法、譯經傳持都以是否對王化護國有益。特別是「僧官」制度產生後，僧人是帝王之國師——帝師，或奉派撫慰百姓，出家者的地位更不輸於百官。也是如今最令少數僧人羨慕、懷想的對象。

可是佛法最初是作為士人階層的高尚教義而傳入中國的，早期學佛者均是有錢、有閒階級的知識分子，都能看讀佛經，加上「清談」無為思想醞釀了後來禪的環境，一生中（現世）所追求的是沉著、真理探索、活力、冷靜、喜樂、專一與豪爽。但後來卻變成不是深山古剎高僧的專利，便是文人雅士茶餘飯後的點綴而已，最後落成文字纏、口頭纏的地步。

禪宗「思想」興起，主張見性成佛，人人皆有佛性，皆可成佛，等遍天子，如此皇帝怎能放心？至淨土宗興，鼓勵信徒寄望死後往生西方，不計較今生好壞，更不會爭帝位，故壓制禪宗，廣崇淨土宗，明、清兩朝尤其雍正帝以後更甚。

民國以來民識大開，人人皆可作「皇帝」，尤其在解除戒嚴並且公民能直選總

統以後，人人皆是總統的「頭家」，政府以前強調臺灣的富裕是國民黨的德政，幾年來已改稱是全民努力的結果。正是「群龍無（皆）首」能表現出大解脫、大自在的禪宗思想普遍被認可的時代來臨。

了玄道人曰：「本來無佛，何用學佛？本來無禪，何用參禪？本自無迷，何用開悟？本自具足，何用修行？本無煩惱，何用菩提？本無生滅，何用涅槃？」將心成聖被聖縛，將心作佛被佛縛，唯我獨尊被我縛，獨標一心被心縛！一有所著則滯，一有所住則死，「應無所住而無其心。」這一段很「玄」吧！其實一點也不玄，讀者如何了「玄」請拭目。

◎四眾平等，不應有僧尊俗卑的歧視。

早期台灣的佛教，讓人以為修行一定要出家才能成道，在家人只能站在護持僧伽的角度，最多唸唸佛號祈求往生就好了，什麼是般若？根本就疏忽掉了。這和佛陀當時四眾 **four varga (groups, or orders)** 一四僧共修，相互參學的盛況相差太多了。古代知識分子就是寶，對佛學有研究者，不管出不出家都列為僧寶。筆者不敢苟同於今之年輕者一出家，就被教導成「天人師」只管講究威儀般，或自己顯得地位高於一切居士的偏狹行為，卻忽視覺悟的修學，這是令人感到可笑與可悲的。

古印度婆羅門之任何導師都享有高於父權的權威，當他們過著沙門生活時，他更扮演著在家俗人信徒必須崇拜的對象。早期源自中東的宗教，都是出家人另成一個崇高的階級，來作為不識字、無知的俗人崇拜的對象，卻確影響了幾千年來人類文明的進步。

早期大乘佛教中一部分僧人，以「佛教咒術」來對抗婆羅門的咒術，卻受到傳統宗教的攻擊，甚至遭到凌辱、殺害，法師們為求自保，便逐漸開始在經典中宣揚，強調要尊崇法師。此保護法師的觀念，又逐漸變成必須尊崇、供奉法師，後來密教四皈依把上師地位提高，高於三寶。到了宋代，約西元一千年左右，又有印度人日稱翻譯「不能踏師影」的瑜伽密戒律《事師法五十頌》，至此就讓密教上師崇高地位如佛了。

反倒有趣的是大乘出家比丘朝夕所主要朝拜的菩薩們，除了地藏王菩薩、虛空藏菩薩顯現出家相，以及文殊師利菩薩偶或現出家相外，大部份（甚至大乘所有的佛）都現在家相。（從經典記載佛三十二相中，有所謂的螺髮或頭髮右旋，更有頭髮的隨好看來，出家踰城的王子是剃髮的，成為佛陀後，雖仍有剃髮的描述，至於

有無頭髮就不見記載了。)

從《維摩詰經》中，我們可以瞭解印度佛教是到了佛滅後八百年當時，見到社會上對於出不出家的猶疑反應，才「出現或產生或創作」這一經典，來作為在家居士們修行的指針。這一事實值得去研究，說不定更有趣於強調「出家功德」的說法。可是中國晚近在家居士不知本分，一味模仿僧尼，輕視一切事行，不但出家眾不成入世，在家眾也不成入世，普遍形成小乘佛教的風氣，喪失了大乘在家佛教的特色。

◎顯密佛學共融興盛的時期到來。

近數十年來，臺灣由於和平無戰事，以及教育普及，人民智慧提高，生活富裕加上與世界各國交通頻繁，學僧留學外國取得博士學位日見增多，四眾弟子能互相問道之機會很多。因此將來在家、出家能互相參學、打成一片、合作無間，尤其是顯密各宗在家學佛者知識份子多了以後，一定可以開創另一番佛教事業。

目前廣為流佈的《x思一得》、《x雲語錄》、《xx菩提》，以生活禪、文字禪寫意的空靈，只是暫時能滿足一般信徒的官感激情、心裡需求而已，或者應歸屬「腦筋急轉彎」式的巧智而已。可惜對於實修內證的體驗，更受到排斥、禁止神通的反制，略有心得者也不便公開，只落在師徒相傳而已。因此信徒最後只能成了埋首苦讀、研究的佛學家罷了。

卻（確）有多位在科技上學有專精的教授，欲從科學、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佛學，仍無法獲得滿意的解答，只好自行摸索。已由禪定的經驗，能見自我經脈的波動，用物理的微觀、妙觀來參證人體內生命原質的初態律動；腦部能釋出萬丈毫光的「光子氣體」，並由之證實人體 DNA 原質結構的實在性。因此可知千百年來，為了滿足當時、當地的文化，大藏經會收容甚多大德們著作的不同文章。相信不久，我們將能見到古今文化融和的現代「科學」佛學著作產生，下面以目前可見常用的科技產品來舉例，說明《心經》所闡示的重點。

◎科學與佛學並不排斥。

愛因斯坦 Einstein 說：「雖然宗教和科學各自的領域判然分明，不容混淆。然在二者之間畢竟還有重大的相互關係和彼此互賴之處。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子，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。」

錄放影機的功能有快速放映、慢速放映、倒帶放映、停格等，甚至消音放映。

從現代科技的運用，眼識所得到的是許多幻影的組合，利用多功能的遙控器，從螢光幕上很快地讓我們證悟到「眼空」的意境。而音響的「聲空」意境，當然也可利用遙控器來證得。

現代的我們會相信世間的萬物皆由錯綜複雜的元素組成，佛曾說眾生最初來自光音天，日久演化集合四大（地、水、火、風）元素之假合為肉身，其中並由一萬億個動物細胞，和十萬億個細菌 **bacteria** 細胞來組成我們的色身，成為太陽系最佳的生物。由光、音的多層幻化，利用科技產品，「但用此心 **inner eye**」深深思惟，應該比古代的人容易體會眼、耳功能的確是虛幻集合的反應。

《圓覺經》云：「彼之眾生，幻身滅故，幻心亦滅，幻心滅故，幻塵亦滅，幻塵滅故，幻滅亦滅，幻滅滅故，非幻不滅。」您我都有不滅的「不幻」者，是「非幻」之幻，無性無生，不須滅也。也就是告訴我們，本來具足圓滿的智慧明珠，怎可能在自己之外的地方找到？智通比丘悟得：「（三身元我體）三身原來是在自體內，（四智本心明）四智本於自心明，（身智融無礙）三身四智融合而無礙，（應物任隨形）應物隨緣任意而現形。」

《達摩血脈論》說：「本性即是心，心即是性，性即同諸佛心，即是你本心。」，離心無有佛，離佛無有心。古大德對心性的教導常語焉不詳，或一筆帶過，不知是礙於教規，或故意不說，或根本未能肯定、承擔，信眾也只好盲目祈求，明知它在自身內，卻跟在大師屁股後面團團轉，或四處覓求。

我人日常中所呈現的每一種現象，究其實只是心靈的虛幻投射而已。一切是自己的向外投射，我人的心靈自由地塑造了一切，我們含氫的身體，其實就是含氫的「宇宙鏡像」。如果我人無法停止心靈的投射，相繼而起的心念，造成六道輪迴的「災難」幻相，便不會停止，這是最真實的。因此，行者除了覺照之外，並不須要其他，過著經常安住於本然合一狀態的生活即是。所以，「觀心一法，總攝諸法。」，應知「守心」為修行第一要務。一見《破相論》與《最上乘論》。

◎我來自何處？本來面目是什麼？生命磁能小如微塵，大該法界。

禪宗古德婆羅提尊者曾說：「在胎曰身，處世曰人，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（聽），在鼻辨香，在舌談論，在手執捏，在足運奔；遍現俱該法界，收攝在一微塵；識者知是佛性，不識者喚作精魂。」，寒山子詩曰：「可貴天然物，獨一無伴侶，覓他不可見，出入無門戶，促之在方寸，延之一切處，你若不信受，相逢不相遇。」就

是說在操控這個自己肉身的「能」力，暫以「能 Energy」來描述它，魚、蛇、狗、貓、牛、羊、雞、鴨等也都具有如此能力，永生本體 The EternalIdentity 具有心記憶體運作的「能」，其頻率強弱不同，特別是臨終時情緒的激盪，便影響形成投注不同的六道途徑，其各自相聚變化多端，非造物主之能操控。

用電腦硬碟比喻人的頭腦，生命能量在脫離身體時，就是將一生中記憶最深刻的資訊 COPY 複錄入生命能量的磁片中。好比漫長的電腦繪圖，最終 COPY 出的是重要的完成圖，瑣細的不會 SAVE 在磁片中。所以催眠投胎報告中的資料，並不是鉅細靡遺地記有前世的一切生活細節，但大部分都是被虐、被殺、受苦等等的深刻記憶。

我人臨命終時，佛性「能」收攝成一微塵般磁片般，約有毛髮尖之百、千分之一細微（此記憶能量，得以上天入地。父母未生我之前，此微塵受業力感召，方能進駐直徑僅有百分之一公分如針尖大小之受精卵。而精子只有卵子之五百分之一大小。），能從左右兩大腦間梵穴穿透而出，其距離相較，仿如隧道，便有光明、雷鳴等覺受。出體後，與大光明相對，此大光明即一神教所謂之上帝，佛教徒則視為佛。屢見歐美之催眠投胎報告，諸類書中所描述。

西藏密宗紅教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在《彌陀大法開示錄》提到：如度將死之人，則在其頭頂上用手或用藥磨擦之，使其痛癢，將其「心」引注於頂上，再代為觀想，引導順利往生。這是引導人之能量源集中由頭頂梵穴出來，以達「頂聖」的結果，至於有無宗教信仰，依《瀕死體驗》該書所記載，出體後感受比太陽更強的光，就是無量光或其他宗教的上帝，這是很特殊的指導。

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地質生物學家基爾·施文克夫婦和助手，解剖人體發現，腦組織中有微形磁體，是呈晶體狀的鐵礦磁體，具有很高磁性，體積約百萬分之一英寸長、百萬分之十英寸高。而且在動物腦內都有類似磁體，動物就是利用這個磁體感應地球磁場。相信生命的靈「能」就是憑這核子般晶片來統御肉體的，生命的靈能開始離開後，磁力漸漸降低，四大分崩而趨於死亡。「無來無去本湛然，不居內外及中間，一顆水精（晶）絕瑕翳，光明透滿出人天。」美國波斯頓醫院的鄧肯·麥古那爾醫生量計病人臨終前後的體重，相差一盎斯半（約四十·二五公克），並接連測試了六個臨終者，得到的數據均相同。

這個「能」就是佛說的「心、佛性」，眾生與佛同俱有它，平等、平等。此心統攝萬物，眾生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」。也唯有「能」的說法，才能符合無我相、

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的說法。古景教（Nestorian 古基督教）來唐傳化，就以佛為上帝，值得參考。近日常聞僧尼投入基督教，也見牧師出家皈我佛。兩教大師各稱其是，但都未找到生命的秘密，卻讓初信者不知所從。中國的回教徒也把「安拉神」與儒家的「天」當作同一回事。

◎心者，萬法之本源。人為什麼還要想出上帝來？

「上帝在創世紀之前，做了什麼？一直在睡長覺嗎？」，關於此問，蘇俄一位科學家說：「創世之前，無上帝。」，更有人開玩笑說：「上帝為了會提出這些笨問題的人，先忙著造地獄。」

伊凡說：「如果沒有想出上帝，便不會有（基督）文化發生的。」「天啊！只要想一想，有多少人信仰著，有多少力量白白的費在這幻想上面，而且幾千年都如此？」「誰在如此愚弄人們？」也許人們為了克服人生的艱苦路程，在苦難的人生中能保有希望，因而創造了文明的。世人便有了遠大的希望與遠大的夢，也因此能忍受人生的空虛與虛無感，來顯示人類心理重大且微妙的秘密。

藏密學者索甲仁波切在《西藏生死書》中提到，世界上所有的宗教，用不同的名詞來表示證悟的境界，基督徒和猶太教徒所稱的「神—上帝」；印度教徒稱為「我」、「濕婆」、「婆羅門」、「毘濕奴」；蘇菲教徒稱為「隱藏的性質—神隱藏在祂的創造中」，都屬開悟的根本心性，也就是佛教徒所稱的「佛性」（但此說不宜，恐證悟不同故。）。

◎他宗派皆菩薩說，不可輕視。

雖然密宗 Guhyayana 根本十四墮戒律之一，就告誡我們：「不可輕視自、他宗派。」認為他宗派皆菩薩說，因菩薩為教化眾生，示現於他教說法，故各教哲理相接近處極多。直觀的自我是人類內在的本體—梵，即宇宙的究竟實體和內在的要素，以此認同「梵我合一」為印度古代（佛教）哲學理論的最高成就之一。

巴利文《中部經》第六十八描述鬘童子曾對佛陀不熱中形而上的辯論，甚表不滿。爭論的要點是世界是否永恆？靈魂是否同一物？聖人死後是否繼續存在？或不存在亦非不存在？鬘童子威脅佛陀，如果不把這些問題回答清楚，他就要放棄宗教訓練，而回復俗人的平凡生活。佛陀抗議，說他們未曾協議，以解說上述諸問題為收他做弟子的條件。然後佛陀說出他採這種態度的理由：鬘童子！為什麼我不解答這些問題呢？因為鬘童子！這是無益的，和覺悟的原則無關，也不能令人厭離、無

欲、止息，得到寂靜、神通、無上慧，以及涅槃，因此我沒有必要解答這些問題。

最精彩的所謂《十四問難（無記）》是：世界及我常；世界及我無常；世界及我亦有常、亦無常；世界及我亦非有常、亦非無常；世界及我有邊、無邊，亦有邊、亦無邊，亦非有邊、亦非無邊；死後有神去後世，無神去後世，亦有神去、亦無神去，死後亦非有神去、亦非無神去後世。結果佛不說任何無記，因為「無實故不答」，即使說了世人也無從驗證，便保持沉默。

佛陀的沉默亦即佛陀拒絕回答《十四無記》，既不肯定也沒作否定，亦即不直接回答宇宙的第一因 **First Cause**，是因為會落於先雞生蛋或先蛋生雞的纏辯，或追問又是誰生了上帝，是沒完沒了無謂的哲學辯論，是形而上的戲論毫無益處，而且浪費時間，於是佛陀拒絕介入任何有關永生、不朽或對上帝的爭論。哲學都是在爭辯「零」與「一」的問題，辯不完的，不如研究《心經》證悟比較直接穩當。

而且未證悟者根本就無法了解，這和急病將死的人不相信醫生，卻一直在追問藥如何製造之本末倒置相同。耆那教聖典就說：「如果天神創造了世界，那麼在創世之前他所居何處？……不用任何原材料，天神又如何憑空創世？……如果天神盡善盡美、包羅萬象，那麼他為何又起了創世之念？……。」與佛陀相當時的耆那大雄也是如此的教導，可見印度文化也有不相信有造物主的。

如同電力傳輸到家庭中，成為電燈、電視機、音響、微波爐、電腦等等，啟動的「能」同自發電廠，因為需求功能作不同顯現而已。現今世上之眾生膚色、體形、面像均不相同，是業力所感召、基因複印而非只是遺傳生成，但都有感知的「能力」，因此拋棄外相，即能呈現出本心，原來眾生平等平等。

尤其許多頂尖的科學家了解了宇宙的奧密，發現宇宙的浩瀚無邊，智慧不下於菩薩，雖然他們沒有經過宗教的儀式，但覺悟的表現就等同是「佛」了。因為，不管是三皈或四皈最重要的是能皈依「自性」，否則仍然是「外道」的行徑。

◎天上天下唯「我」獨尊，「心」就是造物主 **Mind is the builder**。要如何返歸？

大圓滿密續《創物之王者續》中說：「是『心』造成了輪迴 **Reincarnation** 與涅槃兩者，是故我們應了悟此創造萬物之王。」我們以為我們是在幻化輪迴中輪轉的，事實上只是心在那兒輪轉。從我們的「心」生起一切，就有了輪迴或涅槃、凡夫或聖者，故要「於心無境，於境無心。」、「於事無心，於心無事。」。所以「覺

悟」只是在淨化狀態下的我們自心而已，只不過是返染還淨、離妄歸真，匯歸清淨法界性海而已。

《華嚴經 The flower gallant sutra》云：「法性遍在一切處，一切眾生及國土，三世悉在無有餘，亦無形相而可得。」又云：「世界法如是，種種見不同，而實無有生，亦復無壞滅，一一心念中，出生無量刹，以佛神力故，悉見淨無垢。」在我們自身的能量，以及週遭的能量之間，彼此是有一種相互依存性。相信所有的空間都被一種靈氣 psychic ether 滲透著，天體會在其中引起「節氣」潮汐，中國農人遵行節氣耕作的證明，萬物靠這種影響保持成長與衰亡。更可知宇宙能量可進入我人整個身體之中，我人身體的能量也流向宇宙能量之中。歷代身為地球上物質世界的人類，偶而接觸到宇宙無限時空一點點的奧密，累積成為智慧經驗，就是各教傳下來的法。

◎眾生為何來自光音天？

光本身是由原子受熱、化學反應或其他刺激後，所釋放出能量產生的電磁波。光、音是利用波、磁的能力作為擴張的，心的功「能」可暫用如頻率、波長而感知之。人的思想活動就是腦波的放射，心靜時可互相感知就是神通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投射與接收全然是靠物質波能的反應，那麼《心經》中的一些現象，就很容易迎刃而解了。更明確的說佛性就是有「光」，就是對「能」的運作。

當物質跟身體不見的時候，「光」跟「能量」出現了。如果有真正好的科學家，而且也是精神修行者，或者是反過來，這種發現也許就會出現。我們寧願相信「宗教如果缺少了科學，就如同瞎子，但科學缺少了宗教，也會成了跛子。」

證悟者如廣欽老和尚在圓寂時，偈語：「無來亦無去，無代誌。」如來，如去，回歸法界而已。如空中充滿著電磁波，吾人不能得見，卻已不能否認波能之不存在，「心能」的匯入虛空中是不增、不減，虛空不會因此而變大。

宇宙「大爆炸」一剎那間，產生了磁電能，心識也同時起了作用，漸漸（其實經過近二百億年）形成，才有了眾生世間。1981年東京大學佐藤勝彥及美國亞蘭·古斯 Alan Guth 共同發表《暴脹宇宙 inflationary universe 論》之新視野甚於《大霹靂 Big bang 論說》，已知宇宙是無限的擴張中，應對「無物質宇宙」的存在，更要超越於人類對「物質宇宙」的認知。這樣的觀點讓我人對宇宙的認識，放到無限遼闊，對宗教描述的神秘現象，才初步有了新的思考方向。

宗教聖者的畫像、圖像都有背光，頭光是以頭部中心顯圓光圈——腦智榮光的顯現，以胸中檀中穴為中心顯身背光，靜坐有方的修行人，均可感知身體熱氣的擴大。只要是健康人都可放出光子體身光，而且心識純正、素食者光色更亮麗，利用科技功能照像就可顯現，但不必用來炫耀。特別是心態調和時，我們的身後就會放出紫金色的後光。

《達磨血脈論》中提到：「初發心人神識總是不定，若夢中頻見異境，輒不用疑，皆是自心起故，不從外來。夢中若見光明出現，過於日輪（太陽），即表示餘習頓盡，法界性見，若有此事，即是成道之因，唯自知不可向人說；或靜園林中行住坐臥，眼見光明，或大或小，莫與人說，亦不得取，亦是自性光明；或夜靜暗中行住坐臥，眼睹光明，與晝無異，不得怪，並是自心欲明顯；或夜夢中見星月分明，亦自心諸緣欲息，亦不得向人說；夢若昏昏，猶如陰暗中行，亦是自心煩惱障重，亦應自知。若見本性，不用讀經、念佛，廣學多知無益，神識轉昏。設教只為標心，若識心，何用看教。若從凡入聖，即息業養神，隨分過日。……」、「本性即是心，心即是性，性即同諸佛心，即是你本心。」

《楞嚴經》二十五圓通中，舍利弗說：「如我所證，心見發光，光極知見，斯為第一。」，《十地經》說：「眾生身中有金剛佛性，猶如日輪，體明圓滿，廣大無邊，只為五陰重雲所覆，如鉢內燈光，不能顯現。」又，《涅槃經》說：「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無明覆故，不得解脫。」佛性者，即覺性也，但自覺覺他，覺知明了，則名解脫。

人是愛慾的動物，血液呈紅色，密教阿彌陀佛現紅色擬人化的身像以對應，於母明光示現時，並不是圖像而是紅光，由下表對照更可詳知密教「用」法：

色蘊—（藍光）空大—源質—轉成正知聖智—大日如來所化。（慘淡白光—天道）

受蘊—（黃光）地大—人體—轉成平等性智—寶生如來所化。（暗藍黃光—人道）

想蘊—（紅光）火大—愛慾—轉成妙觀察智—無量光如來所化。（暗紅色光—餓鬼道）

行蘊—（綠光）風大—氣息—轉成所作智—不空如來所化。（暗綠瞋光—阿修羅道）

識蘊一（白光）水大一血液一轉成大圓鏡智一不動如來所化。（暗淡灰光一地獄）

可知五方佛是依照人腦腦幹（反射動作、控制睡眠），左（分析）右（整合）大腦（邏輯思考、圖像映記）、小腦（潛意識、第六感）來仿設成五方。大日如來是用腦幹明點激光「擬佛化」的表徵以對應，其他四方，則由左右大、小腦各託以一佛來顯化，是密宗「寓靈」、「寓佛」的特色。

◎中陰忿怒、喜樂本尊原來是自身心腦的變化。

中陰救度密法述說的吮血五十八「忿怒尊」，是由我人「腦部」所化幻像；四十二「喜樂尊」，由「心臟部」所化幻像。人是由海中往陸地演化，在臨終記憶體倒帶時，在無始虛偽的人獸演化過程，所演出的情節有多種鳥獸的形態，屬於人類進化中恐懼的記憶反射，也就是初期中陰身（意生身）所稱見的諸多幻化的空行母眾 **Dakinis**，以及民族生存過程中的夢魘。1996年法國生物學家傑科布就發表了生物的多樣性，是拼湊參差不齊的現成基因而成的「修補」**Tinkering** 概念。

《西藏度亡法》強調各人就是「子明光」，臨終時會感知「母明光」的顯現，那時不必畏懼強亮，面對迎向而投入，身光將在霓光輪中交融而流入（當然以在世時的修為相契，才能自然匯融）。而自己在世時，有極痛、驚嚇、嘔噦、禪定、生產痛、性高潮、臨終、識神出體等狀況，會自見子明光不可忘記（是生命磁能對腦部刺激所造成的反應）。有很多人親見之明光，試著從厚重的色卡中，找不出更明亮的色。

十多年前有某一未熟悉密法的顯教比丘，反而在錄音帶上說柔和的光才是母明光，臨終後見到刺眼的光不可接近，這是錯誤的想法。其實臨終後已不運用肉眼，何來刺不刺眼之分別？顯密兩教指導融入佛性海的教授，就是要我們放下，無世俗的執著才能融入。

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拉夫 **Christopher B. Ruff** 博士等人發現，現代人體格比古代人小了十分之一以上，但六十萬年前古代人的腦容量，只有現代人的三分之一。爲了應付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，人以外的動物出生後，腦殼很快硬化，以便站立逃命。而現代人腦可成長爲出生時的三倍，以增長（容納）智慧。尤其現代人的大腦知識儲存量，宛如一部超大的生物電腦 **the human bio-computer**，容量相當於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書的五十倍。以該圖書館存書一千萬冊計，則人腦可存知識量約五億

冊書，並且以平均壽命來說，記憶能力可保存七十年以上。

腦部的功能和人的潛能，是物理學、生命學和醫學尚未完全開發的區域，每夜熟眠（睡）後，白天由五官所感知記存的訊號，重組分別歸檔，是由二百三十億腦細胞在執行著。人生在世所記存的最終資訊，將是引導我人死後上、下的指標，智慧能量的流入、充滿才能享受寧靜，因此精神能量的提昇是十分重要的。

《中陰救度密法》告知中陰身因為沒有了肉體束縛，記憶力、感知力擴大為生前的十六倍，密宗修行人也可在轉投他道前覺悟。因此，活著時多讀有用的知識、多思維，對中陰成就很有助益。

密教的起源有吠陀說、土著說、道教說、混合說、大乘說等，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但由於藏密一些雙身佛父佛母的交抱像——有中國太極陰陽思想的含意，表示相對與絕對、顯現與空性、方便與智慧間永不改變的合一性。唐代，道教已在東印度的迦摩縷波（今阿薩姆西部高哈蒂）一帶流行，有關道教陰陽思想，是否此時期影響了印度密宗，尚待考證。

實際上，藏密中陰救度的教導，將投生時的淫慾誘惑，提昇以神聖佛父佛母視之，更是可轉化中陰投胎的執著，卻不見容於顯教信徒，曾有顯密雙修之居士，刪改藏密之《中陰救度密法》，只提到臨終時，母明光顯現之對應，以及如何杜絕六道輪迴，很完整的臨終關懷指引，頗受顯教法師稱許及宏揚。

有「出神」經驗的人發現，精神能量有一條「發光的線」從靈體後腦跟脊椎交接處，連接著肉體額頭（外靈附體也是從此玉枕穴進入的）。死亡時，這條線斷了，靈能回不到肉體去，人體就死去了，四大物質元素失去凝聚力，只好分崩離析、腐敗而返歸大地。

台灣民間對喪事的鋪張，大多是辦給活人看的，很多是想顯示人脈關係，卻造成後代舉債過日，也要爭取面子的惡習。都是不瞭解人類往生的真正意義，我們明白透過直系血親頻率相同，容易感應的原理，親人給亡者的祝禱效果，一定勝過修持尚不完美的那些儀式人員。

不過筆者認為西藏之中陰救度法的確應該重視，對整套過程要全部瞭解比較好。但是否應與《梵我合一論》做一區別，是很重要的。儒家雖說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其實「既知死，即知生。」不是很好嗎？儒家為何主張要守孝三年？常因喪禮習俗的誤導，以為無謂的哭號，才能顯示盡了孝道，其實這很不利於亡者，也

造成後裔身心過份激盪，要守孝歷三年之久才能回復。

◎身為太陽系的成員要了解太陽，讓我們看看它是如何從「無」誕生的。

《楞嚴經》說：「空生大覺中，如海一漚發，有漏微塵國，皆依空所生。」宇宙從「空一無」中誕生，是從一個不論光或物質，甚至時間或空間都不存在的不均勻狀態下，突然誕生了十的負三十四次方公分的超微小宇宙。而從不均勻的「無」誕生的宇宙，不是只有我們這個宇宙，科學家認為可能同時有好幾個宇宙正在誕生或縮回。空間互相排斥的「偽真空」的能量，就是「大暴脹」inflation 的原動力。從十的負三十四次方秒之內暴脹了十的一百次方倍所產生「相變」，轉化成低能量的普通真空，再全部以熱能的形式釋放出來，誕生了充滿光的炙熱火球宇宙「大霹靂」big bang。

大霹靂的初期，由熱能造出了夸克 Quark、電子的基本物質。在此同時，相反電荷的反物質，也和物質一起被生產出來。而反物質顯然比物質少了些，物質與反物質相遇，就發出光，而成對消滅。所以，初期宇宙只剩下未消滅而殘存下來的物質，就是夸克，電子等成爲「基本粒子」的東西。宇宙誕生之後，最初形成的星球是由氫氦等較輕的元素構成。星球內部發生核融合反應，首先是氫與氫結合成氦，從氦產生碳，然後產生氧、氖、鎂、硫、鈣、鐵等較重的元素，此時就稱爲「重星」。

大約一百五十億年前，銀河系裡頭有一顆重星球臨終，而發生超新星的大爆炸，其震波把周遭的氣體壓縮，使氣體發生密度不均勻的收縮，於是產生了新星球，由於氣體的聚集、壓縮，內部產生高溫、高密度，其中心部分發生核融合，原始太陽就開始散發光芒。後來原始太陽收縮，周圍的殘留氣體由星球的旋轉而慢慢聚集成爲圓盤狀，這就是原始太陽系。大約四十六億年前，在原始太陽系星雲裡面，重原素沉澱在圓盤的赤道面，微塵聚集成爲微行星。微行星經過不斷的撞擊並合爲一體，於是九大行星中的地球也誕生了。大約在四十億年前，微行星的撞擊漸漸減少，不久地表與大氣開始冷卻，大氣中含有的水蒸氣造成豪雨傾盆降到地球，形成了海洋，原始細菌生命就在海洋中誕生……。

太陽系是兩千億顆星球組成的銀河的一部份，銀河系又是本宇宙的一部份，而更有無數無量的宇宙存在著。地球帶著月亮以每分鐘一千八百公里的速度環繞太陽旋轉，太陽帶著地球以每年一千五百億英哩的速度環繞昂星旋轉，每轉一週需時數千年；昂星又環繞不知名的中心旋轉……。太陽綿綿不斷地以熱能（拉）提生萬物，地球若失去太陽，一切生存條件就消失了，所以古來智慧的宗教均崇拜太陽，是故

我人首先應了解太陽。

我們的太陽正在發光中，「光子是構成光的粒子，光是電場與磁場的波。」陽光的輻射能譜構成電磁波譜，包括宇宙線、X-光射線、電視波、無線電波、紫外線、可視光波、紅外線。無色的可視光波本來是多種色光的聚合而成，經過折射後，就有了紅、橙、黃、綠、藍、靛、紫等的色光，視覺人生就這樣地多彩多姿。密宗果位十一地半以上菩薩修成的「虹光身」也是超越於目前顯教所能知的範圍。

太陽強大的能與佛能可比喻是同性質，太陽在操控著地球一切生物的生長，古時人們一直認為太陽是宇宙的中心，也難怪自古就有許多宗教崇拜太陽。宇宙力量人格化的結果是出現了人形神。佛陀也曾自敘，他出身的族名就是「太陽族」。日本神話中的「天照大神」也是太陽的女性化，所以以紅日為其國徽，稱日本國。

地球本身外殼、內核相對逆向磨擦，也放射出強大的電磁波 *electromagnetic wave*，從北極光就可看出來，因此形成地球磁場，產生地心引力，讓地球上的萬物懸空而不墜，也有許多民族敬拜地球為母親，希臘神話稱為蓋亞「大地母神」。又，印度的土地神「地尾」*Prithivi* 是女性，取大地能生萬物，應屬女性而以女神稱之。中國隋朝以後，也以「后土娘娘」稱土地神祇，「后」是母性，不是現今鄉間所拜的「土地公」，「土」是萬物之母，后土是「地母之尊」的意思，似乎受了佛教的影響。日本帝塚山女子大學教授望月信成研究地藏菩薩的來歷，也為印度教的「大地之神」所轉化。

一種極大能量的精神光體，具有自由意志來推動而產生宇宙的。宇宙是經由有「意識」誕生的，宇宙的意識讓物質世界顯現出來，每一個人都曾參與過這次宇宙創生的壯舉。居於本太陽系中唯一有肉體動物的星球，地球上的人類自古都在描述心物的關係，密宗為了以「心物合一」的原理，權說、借用讓信徒開悟證道，也以大日如來為十方佛的中心地位，更費盡心機造作了眾多儀軌 *Buddhist rites*，融合了理性與感性的兩個極端，循循善誘確可了解。如密宗紅教《大圓滿灌頂及修持法要》提到法界中本具六光，是勝義智慧之氣脈感應：（大圓滿是關於人類狀態本質的教法，所談的也是與光相關的指示。）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.肉團心光（本覺智慧隱藏處） | 2.白柔脈光（通過之路） |
| 3.遠通水光（門） | 4.界清淨光（境） |
| 5.明點空光（本覺智體） | 6.本覺智光（自性光明） |

《華嚴經》中提到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」，就是點明動物、植物、礦物同樣具備有原子、核子、質子等的能力，將來都能匯融滴入而沒有分別。《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》就以藥師七佛配北斗七星，可知古代曾發現北斗七星之光磁力對人們的影響。

印度教奇達難陀師尊相信「神」的精神灌注在一切物質原子之中——在動物、植物、礦物中皆然。地球上的一切生物，所有分子、都是「神」；每一個肉體裡面都有「神」，每一個「神」都是同時創生的。於是上帝就是「大能」，就是「大光」，就是「大靈魂」，就是「大霹靂」的原始。

◎剝除宗教的神話會現出什麼來？

二千五百年前佛教教主證悟到的這麼先進的科技智慧，在古老土著祭司文化的尼泊爾、印度地區，必定很少人能夠去接受、了解的，卻能透過教義及祭祀的儀式，保留傳遞這些知識。傳統的宗教制度雖然讓佛陀的高深智慧保存下來，也保存了絲路上一些古國的「公民課本」因此，可知三藏十二部在古代是教導沙彌們，從小學到博士的學習課程；現代的教育與古代顯然有極大的不同，但卻可以補充古老知識之不足。民國初年，歐陽竟無大師說：「佛法非宗教、非哲學，而為今時所必需。」但是很遺憾的是有多少人，敢去剝落逐漸附加於宗教上的神話外殼，讓它顯露科學的真理「出來」，或使信徒能早點覺悟自性？

搞不好在剝去宗教神話外殼後，才發現仍然又是一團堅硬不可知的迷惑。因為人類畢竟不敢拋棄頑執的認知，或仍被各地千百年來綿密設定的神話說法纏住，不從內證實修是無法突破的，或找出分傳於南、北、西、東的佛教所共同公認的就是了。

藏密的宗教教育是有別於中國佛教的另一種文化系統，目前兩系統很少有類似「必修學分」的比較，學了大乘佛教者，又必須如小學生般地，從頭學習密乘課程，更要花一番精神，才能有個了解，可知不同文化的對流，的確需要一段時間。譬如灌輸象雄古格王朝給薩爾王等西藏民族英雄神話崇拜，對漢族人來講就會很陌生，也不必要。可知很少有漢人能夠對漢、藏佛教作明確的思辨。

宗教的情操及寄望，都是想消滅生、老、病、死四苦，幾乎已沒有人記的生苦了，或許當時梵文的意思只是教我們如何來「對待 to treat」，解除老、病、死三苦而已，而不必妄想用「消滅 destroy」的企圖，來增加困惑。

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景象是存在的，講法的人硬說它是虛幻不存在的，莫非就是陷入空談，若改說它們是恆動、無常而不能永恆存在的，一切都是我人心識經肉眼才能辨識出來，不要執著現況，要追究我人心識的內在，或許就容易叫我們體會出來。其實「人生」這一切，都是「神——生命波能」在操控肉體。神藉著這具「生化機體人」的活動，來感受自己所創造的物質世界，但不要讓生命波能感染太多的「思想雜質」就是修行最大的目的。

◎你是誰？我是誰？受精卵時的我在那裡？

三十年前與三十年後，那唯一不變現在的你是甚麼？你可曾增加或減少了甚麼？「有身與無身，是我復非我。」生命能原本就是獨立、解脫、平等、充滿、無對立、無生、無死的；不一、不異，不增、不減，不垢、不淨，不生、不滅的。

二千五百多年來，一直分隔卻存在的思想，靠宗教的包袱籠罩保護下延續存留下來。如何淨白地傳輸出來，指示我們本有不失的覺性，靠《心經》的利劍就可以斬開。心的空性如鏡，純淨、光明、清澈，不論鏡面映照何物，（鏡映）心的本質永不變異，永不喪失，也沒損壞，更不沾污。世上紛紛紜紜諸像，皆由我心所感知，必將它在自心中解脫，如雲之生出，又自行消散般。故知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檯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

中國有一位刺史，設計了一個問題去問老禪師：「在細長瓶頸的甕子裡養了一隻肥鵝，如何不打破甕子，提出這隻鵝？」禪師閉下了眼很久沒回答，刺史心裡高興已考倒了這位禪師，便轉身慢步回去，當走了幾步，卻聽老禪師喊了他「刺史！」，刺史直接回應了一聲，老禪師接說：「鵝不就出來了？！」

刺史內心所執著的地位、學識、佛學顯然就是那只甕子，刺史的人生困擾，就是自己所設計的問題，禪師不必運用漫長的時間、言詞，掌握住那緊要的情勢，把潔白的佛性感受提了出來。有詩曰：「昔年曾到大海遊，為採摩尼誓懇求，直到龍宮深密處，金關鎖斷主神愁，龍王守護安耳裏，劍客星揮無處搜，賈客卻歸門內去，明珠元在我心頭。」

但是，如今許多講法的人很喜歡拐彎抹角，想顯現自己也尚搞不清楚的理路，或是利用生澀、未消化的專有名詞，教令聽者似懂非懂，來顯示佛法與自己的高深，失去佛陀平易、平等的特色。而修行最糟的是迷信「偶像」，把偶像個人的話當金科玉律，不敢存疑，以為大師力修不懈的「某某法」必定不錯，亦步亦趨的跟隨。

佛教的密咒、方術在漢初傳入中國後，首先依附古老的陰陽、五行、圖讖、神鬼信仰，以後更與儒、道相互交融，中、印混雜所編纂的佛經就流行開來。尤其後來一些附佛外道，喜歡以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之五行概念，來解說佛經，直至他去世了，仍然是一大團的迷惑。而且是一個盲人，牽引著一群盲人，不知要往那裡去，這才是最大的隱憂。最近蕭登福教授更指出，的確有很多佛經受到中國道家、道教思想的影響，如九宮圖、五方、五帝等被借用在密教壇城、五方佛之教法上。

◎您是師父的徒弟？或是佛的弟子？

最可憐的是花了一生的心力，跟從了別有居心的附佛外道，卻不敢承認錯誤，「懷疑了，豈不承認以前是笨蛋？」有的人盲目崇拜師父，以師志為己志，不深入理解佛經，不以佛為師，不為佛弟子，卻都成了「師父教」的信徒。唉！何時才能還我佛一片清淨的天空！要知道每一宗派前幾代出現傑出者不久，就每況愈下，是所謂「傳承系統」形成了枷鎖，使「師父教」的後學無法進步突破，值得深思。

佛陀遺教告訴我們要：「依法，不依人。」「依智，不依識。」「依了義經，不依不了義經。」「依義，不依語。」密教雖然非常尊重上師，也要求師徒相互觀察三年，才能收徒、皈依。

佛（權宜 *expedient*）說不了義經，只是暫時給智慧還達不到理解程度的人用的，所以對佛經大疑可以大悟，小疑只能小悟。佛陀教阿難「以法為明燈、以自己為明燈」，而不要依靠他人，且明白表示：「如來於法無秘密，吝而不傳。」、「狂心停歇，歇即菩提。心靈無念，即得解脫。」要「反聞聞自性」，以「始覺照本覺」。塵念的颱風吹颳下，我人狂心要如何停歇？其實只要安住「暴風眼 *The Center of the Cyclone*」即可。

◎法本、儀軌只是修心的工具。

還有一大群對法非常執著的人，喜歡擁「法」（法本）自重，殊不知很多的儀軌修持方法，都是創造先來對治我們的身心，後以假說來表明實證的重點，如果看不懂，只是培養了許多新潮的古老婆羅門教徒而已，殊不知儀式繁多皆為小法，大法則儀式至簡。何況佛陀當時，根本就沒有儀軌。印度佛教僧侶大量來自於無學識的階層，特別是農民與小市民以後，首先導致僧侶生活，愈來愈走向「儀式」主義。

而中國佛教更因普及民間，又加上歷代帝王下詔編寫各種儀軌，如梁武帝時，即有《梁皇寶懺》等甚多之懺法編造出來，為使罪障消除、增長福德，漸漸使得佛

法研究的精神減少，大部分都走向儀軌、梵唱做法事、趕經懺爲主。從此，中國佛教徒有著強烈愛好迷信儀式的傾向了，何不想想沒有懺法以前的佛教徒應如何得度。

有一次，談吐粗俗、鄙視偶像的瑜伽士竹巴昆烈，就把一隻驢子打扮了，讓驢頭戴上有羽飾的喇嘛帽，去嘲弄裝扮相同看似優雅的僧人。古代僧人常如「沐猴而冠」地玩弄把戲，信徒就認爲那是神聖的事，而不知地延襲至今。

《大圓覺心法》一書中，華藏上師指出密教則是初期祖師爲對治婆羅門教徒而設立的，龍猛菩薩住世時，則以婆羅門之手法建立一切密法，即用婆羅門方法度婆羅門，使之還歸本來面目。一切的知識沒有善加運用，很可能成爲我人達到自性最深奧境界的陷阱。因爲觀照自己，不必依賴正式的灌頂儀式，也不依賴知識的詮釋。其後諸師均依龍猛之法，建立四本續以度印度四階級：以《修本續》度婆羅門；以《作本續》度刹帝利；以《瑜伽本續》度首陀羅；以《無上本續》度旃陀羅。對貪、瞋、癡特別重的人，分別順其性而編製不同的儀軌來對治，常聽：「我有一切心，佛說一切法；我無一切心，不用一切法。」即知其詳。

◎佛陀曾經是帶領一群乞士「反激婆羅門」的在野黨黨魁。

古代的佛陀是帶領一群乞士遊化印度各地，常在樹下、岩洞過夜，談的都是人類心性的覺悟問題，其教觀是：破四種姓輪迴說、無神論，禁用梵語、梵文、梵行、唱咒、祝儀、加持祈福，禁止拜偶像、神祈，非剃度、非不娶，是反激婆羅門的「宗教牢獄」而發。

至於今天的佛教到底是有神論還是無神論？應是非有神論與非無神論，不否認有眾神。但心靈的解脫並不仰賴「神」這位造物主，因爲人性中就有神。但如果否認其它五道眾生的存在，目前我們所修持的儀軌中，那麼多的護法神祇，以及外教眾多的神靈，也都要承認他們的存在。

但此眾「神」與一神教之「神」畢竟不同；十一世紀後，「時輪乘」爲了聯合佛教與印度教抵抗加茲尼的伊斯蘭軍隊，而有了與傳統佛教差別的教義。此時，印度神秘主義的「梵天之杖」**Rod of Brahma** 的鍊身法，被引入成爲修鍊「中脈」的密法；或者是印度教學習了「中脈」的修法成爲「梵天之杖」；或許同時也把「大日如來—毘盧遮那 **Vairocana**」再提升雖類似一神教 **Monotheism** 的「本初佛—法身佛—普賢王如來 **Samantabhadra, Adibuddha**」思想的宇宙觀，但已擴大及於本

太陽系以外的世界來講宇宙的真理；而多神教 **Polytheism** 講的僅僅是地球塵世的真理而已。

的確那麼多等待受施食的眾生是存在著，菩薩修法是爲了安撫、以及要求護法不可忘記擁護的誓言。大乘、密乘因見法界充滿的九道確實俱在，皆可依願成就佛道，而廣設諸法以化度之，千百年大師們爲順應眾生，各延續接納當地神祇爲護法，而被歸類爲多神信仰，非始料所及。

我們知道諸佛如來是法性身，非色相身，若色相爲佛身者，難陀 **Ananda** 比丘、轉輪聖王皆應是佛，以悉皆有諸相好故。且《金剛經》有偈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但爲後世眾生得見其躬、觸其光，至於心所憶念者，具得無量饒益，而創造不同的偶像。

如果從今天起把佛、如來、薄伽梵之名詞以「已証悟（覺悟者）」代替，所謂「成佛之道」，就是完成覺悟的方法。所以暫時除去神妙的面紗與偶像崇拜迷信的敬畏，或許可增加無數的 **Buddha**（佈大）、**Bhagavan**（罷嘎萬）、**Tathagata**（達他嘎達）。

◎為什麼早期的佛長得像希臘人？

目前所知，據傳由富樓那尊者爲佛陀所畫像，存在大英博物館中。該畫與婆羅門教既成的「三十二相」、「八十種隨形好」的描述，的確相差太多（但如腋下平滿、馬陰藏相等修氣功行者所產生的生理變化後之特徵，確有其事實。）。依此傳說的大人相——大丈夫相，本就屬於占星命相上的說法，如果全部依該說法，描繪出來的佛像，一定相當奇怪的。

貴霜王朝把佛陀改成印度化的阿波羅 **Apollon** 的樣子，有著波狀毛髮，只是泛希臘化地區的佛陀，就連後來世界各國自行雕塑的佛像，也全然不同。而非洲黑人基督徒就曾把耶穌塑造成黑皮膚形像，以便讓同胞認同，真是異曲同工。清乾隆六年，爲了中國佛像的大量粗製濫造，便下令譯出《佛說造像度量經》以統一佛、菩薩、佛母、明王的造形。（當然這本經是大德造，非釋迦佛親說。）

今小乘佛教，單尊「取相」，僅以一尊釋迦牟尼像來敬拜，甚簡潔，確與大乘、密乘佛教有其不同特殊之處。希臘人一定受到古埃及偶像崇拜的薰陶，希臘是偶像崇拜最徹底的國度，其「擬人化」的神像，留傳至今最多，對印度古有宗教變成偶像崇拜影響最大。佛教不能免俗，爲了大眾冥想的需要，所以也在希臘入侵印度犍

陀羅 Gandhara 後，並同時於摩突羅（秣菟羅 Mathura、摩偷羅，今穆特拉）分別有了大量佛教與耆那教的造像運動，並使在家佛教徒視具體之「事物」重於抽象之「理論」而將本來主張「覺悟」的修行，忽然降為偶像崇拜，陷入與佛法相違的巨大矛盾與倒錯的危險，甚是可惜！

◎佛教原先不是「崇拜偶像」的宗教。

永遠滅盡的佛陀「法身」形體，人與天都是看不到的，由於不可表現佛陀最後身的禁忌，只能有聖物崇拜，早期佛傳圖畫只好以平（傘）蓋下的空座、佛足印跡、菩提樹、法輪寶、三寶標誌、馬象、經行處、舍利塔、弘法柱、金剛座等來暗示佛的曾經存在。古代初期約二百五十年間，印度的工匠不敢奢望去表現永遠滅盡的佛陀的人間肉體像，即已滿足於有象徵其精神存在的代表物。

本來古代雅利安人並不崇拜偶像的，尤其原始佛教是禁止製作佛形像的，至於優填王造像的「傳說」，是在佛像製作盛行的時代所產生的。而偶像崇拜對於佛教這樣一種十分精緻、帶有純哲學思辨的特殊宗教，按理是格格不入的。但偏偏是它，發展到最後，表現得最充分，超過了其它宗教，的確十分耐人尋味。

但後世爲了必須人爲地樹立一個權威，樹立一個精神象徵，宗教成立之後，智慧的內在因素就會表面化。後來，由於製作了佛像，總比憑空苦思觀想好多了。因而產生崇拜其所製作的形像的信徒，並伴隨著宗教禮儀，而發展成爲一種膜拜形式。可惜信徒們從此不能感知心中的佛性，而相信外在的偶像才能救贖人類。

◎原先佛像是被雕刻來模仿、思念用的，不是用來拜的。

如今我們用金、銀、銅、木、石，雕塑了佛像，每天很虔誠的跪拜，是想能崇服佛的般若智慧，見了祂的形像，不忘祂的教誨，是爲了「模仿、效法」他的行止，或如同看了父母的遺像，回憶父母的親情，在內心中與父母有交談的機會，此種禱告的心懷，也是各教信徒相類似之處。又，供花獻佛正如同我們以花圈裝飾在陣亡將士銅像前一樣，是在感佩其崇高精神，而不是求那些金銀物像的神祕加持。若說佛像必需享用供物，豈不把信徒嚇死？

但就造像本身來說，必會滲透進作者的主觀性，或以所謂當時各國的轉輪聖王，或以各創寺住持的形貌來製作，帶來佛陀（覺悟）境界的矮小化和固定化的弊端。把追求於眾生內心的佛性變爲外在的佛像，並不屬於佛教的精神範疇。何況各國文化所塑造的佛像，並不能使他國人民認識，而且會有陌生感。清淨何來此像？

取相（像）則易顛倒迷惑。

所謂「祭神如神在」那是假設的狀況，如果拜石頭會感應，有神祕的靈效，也都是自心的反應而已，沒有神奇可言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能顯現出我們如所從來的佛性。」才是最需要去了解的。否則又被痛責為偶像崇拜（基督教也有十字架的圖騰崇拜），豈不冤枉？

◎你家的「歐米陀佛」和我家的「阿彌達罷」為何長得不一樣？

尤其今日可見日本、中國、台灣、西藏、尼泊爾、錫金等地所造佛像，雖都有阿彌陀佛，竟然沒有一尊造型相同。就是告訴我們不要著相，否則執著外像修法就是「外道」法，尤其不要忘了內尋、內證的心法。往生時來接引的是誰？豈不叫人有盲目無主之憾？因此，所謂阿彌陀是無量光，是要在腦中生起無量壽、無量光才對。記得十年前有人在佛x山拍照時，因為長期曝光及動搖的緣故，洗出蠟光搖曳的呆板照片，一時轟動號稱西方三聖顯靈，到處被傳頌著。

著像迷信是目前最被基督教徒引以為笑談的，擁有般若智慧的佛教淪落至此，能不叫人感慨萬萬千？（依古大師指示：接引佛具不定相，皆憑信徒感知，但應具無見頂光、須彌白毫眉間光、胸萬卍字 Swastika 旋光。此指示亦提到是光的覺受，故非世間尤其中國創立淨土宗，諸大師所推崇之各種藝師畫作的畫像、塑像而已。）

◎密教徒應該是模仿的高手。

密法成立之年代，是當時文明盛興時代，有理論智慧、有程序的修法，其供養物品顯示當時的富裕，社會人士知識水準也較高，強調今世要能成就，比較適合知識階級、智慧高、家境良好者。

密宗訓練先由「對生本尊」崇拜，轉成最終之「自生本尊」觀想，從唐卡（蕩嘉）Tanga 上繪製的佛像等造型、坐姿來「模仿」起，在身心上達到相同的境界，是「以假修真」最圓滿的教學方式，暫時允許初學者偶像「崇拜」的用意也是在此。觀想其實也是一種能量波動，想念光明的方法，也是密教的特色。但是誤用於黑暗的觀想，就會降低能量波的波長與頻率，而貶低陷入黑暗的空間—所謂的地獄。

但是，如果學了太多本尊以後，難免變成多重性格，增加自己的限囿，發展自己的執著與對他人的憎恨，反而不利心性的超越。《西藏的魔法與密法 Magic and Mystery in Tibet》書中描寫一群人可以虛構了一個幽靈（心靈的產物），大量的心

能量凝聚，而且賦予它生命，但要費了很大的工夫，才能重新吸收將它「解體」。雖然掌握了「心靈造物論」，若是一直執著崇拜佛像和曼陀羅的修行人，仍無法領悟佛的正心。

有很多附佛外道，利用重複曝光製造重疊顯像，更笨拙的是指頭擋到，洗出來卻大肆宣傳為放光加持、神佛降臨，達到種種自我宣傳的目的。而密教為了將深奧的密法，以各種特殊造像來「表徵」，然後再詳細解說，並於「最終」而放棄、離執而無執，顯然是針對當時、當地人心、文明之不同而設計，真是用心良苦！

不要忘了成佛只是覺悟實相的道理而已，而不是要修成（著相）為紙畫、泥塑、石雕、木刻、金鑄成品模樣，也不該冀望物體偶像能賜福給我們。禪宗強調：「佛來佛斬；魔來魔斬！」就是深刻瞭解自心的反射，形成一切的聖凡意境，不可執著。若說中國行者唸佛，會出現中國式的佛像；泰國信徒腦中出現的，一定是泰國的佛像。兩者絕不會混淆。因此唸佛現出佛像的情形，也只表示對佛像虔誠專心而已，不值得誇耀。《金剛經》不是告誡我們說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聲音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嗎？

淨土宗如果僅強調「一句佛號」之簡易，對在家居士受過高等教育眾者，知識與出家眾平齊甚至超越後，不說明「心性」就會受懷疑，自然無不紛紛從經典、文獻及中外論著，去尋求較為滿意之答案，造成不可忽視的研究趨勢。

◎是甚麼往生去？

雖然佛經形容：「再生」如同將燃盡的蠟燭，點燃新蠟燭般。但並不是說「人死如燈滅」，而是說生命的光、熱傳遞到新的生命，舊軀殼壞掉可以拋棄了，不該再執著了。可是缺乏「無我觀」的任何宗教，都說可以救度「肉體形我」，根本就是妄語。信徒若想以「肉體形我」的感知、我執來超脫、得度，那不是佛所說的法。因果報應的存在是由眾生的心識所生，並不需要承認有人我的存在。

雖然後期開展的淨土信仰有滿足不死的願望，以此加強了「靈魂不滅」的學說。如果，淨土宗信徒把靈魂視為和道或法身一樣，非物質而且自存的，則常識以為的「靈魂」不可能死時即毀而永存，才能建立往生的立足點。但法身 **Dharmakayah** 與靈魂不是完全一樣，靈魂具備堅強的我執，以「我要往生」的錯誤認知，結果導致後來之迷亂、誤解、誤註。淨土宗信徒堅持死後幾天靈魂與肉體的掙扎，無法有認同遺體器官捐贈的意願，也是一個特色。

曾向生來就盲，從未見過佛像，但亦信仰淨土宗的人，問說可曾有阿彌陀佛的覺受，他說：「似腦中有一團光（智）而已。」若今淨土宗 **Pure-land school** 人只唸佛號而非念修佛之無量光，但能求一心不亂，等同萬緣放下，將來臨命終時，要懂得使非肉身外型之「能量」如何歸入法界常寂光（淨土）方是。

一百多年前有外道解說南方沒有佛，所以稱名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時，應加稱「南」方「無」有兩字，才不會找不到淨土所在。如此依字解義，真是三世佛冤！依音猜義何嘗不是更冤？教理為佛學之根本，不明教理，故失佛之根本教義，教義不明，內迷外惑，社會之中，即生種種障礙毀謗。尤其現代電子琴式的各種「歐蜜多付」、「黑蜜豆腐」、「阿米陀福」怪調唱腔，若說這樣助唸能讓亡者往生極樂世界，簡直是一片「自我安慰」的荒唐。

如果不解說明白而草率地認為「一句佛號勝超三藏十二部」，有如此方便的法門？只能是隨緣說說而已，還特別規定信徒一天要唸幾萬遍，只有中國人才聽得懂的「南無歐米陀佛」發音，是否就能「一心不亂」——絕對誠信，而保證往生？「（想）成佛人希（求）唸佛（數次）多，唸來歲久卻成磨（魔），君今欲得自成佛，無念之人不（計）較多。」

後來所謂「易行道」機械化的唸佛，是能夠拂拭意識上面的種種觀念和感情上的雜想，用意是在能引導進入「無記——獨照心源、內鍊看心」狀態，超越人我的境界，否則是在麻醉自己而已。一神教 **Monotheism** 也有「重複聖名」的修行方式，佛教由稱名來統一我們的精神，所得的見有相佛的方法，也只是唸佛的心理效果。

「有念念成邪；無念念即正。」「善惡不思即無念，無念無思是涅槃。」，白癡般下沉的「不念」與智慧昇華的「無念」是不同的。百物不思，如枯木；不念、愚癡，成木石。其實當初設計「稱名唸佛」的方法，是給平時作惡的下品人，不得已的救急救難方便法門。如同腦內自我的壓縮鎖（定）模，等待華開見佛（下次的宇宙大爆炸）的「易行道」的稱唸佛名，就教化的普及說，確是值得讚嘆的，可惜大乘法的深義大行，從此大大的被忽略了。而對密乘之「觀想念佛」與「實相念佛」，顯教淨土信眾則更少聞及。

佛滅後六百多年，正是中亞、西北印戰亂期，游牧的人們為了逃命，無法顧慮精密的理論，所以只能提供廉價、安心、靠他力的信仰，迎合文盲或智慧低的俗民，於是有了淨土的思想。中國東漢末年起，天下大亂，繼而「五胡亂華」，江北百譜十戶九空，盡皆南遷，百姓路途流離，妻離子散，苦不堪言，便孕育了「往生淨土」

的宗派；清末迄今，連年戰亂，尤其在般若等佛法中失敗者，淨土能給他作最後的希望與憑仗，也因此促使淨土思想大大流行。

不過，就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法藏比丘所發大誓願，其願文多寡，歷代諸譯頗有差異，漢譯、吳譯同為二十四願；宋譯增為三十六願；魏譯及唐譯更增為四十八願，另《後出阿彌陀佛偈經》說「誓二十四章」。今淨土宗行人僅願知《無量壽如來會 Amitayusha vyuha》、《悲華經》之四十八大願，而罕聞二十四願或梵文本、藏文本的四十九願；夏蓮居居士今本只好整理成會本，稱唯有四十八願才足以代表淨土法門的精神與思想。照理翻譯年代越前越是準確，唐代淨土法門大行以後，法藏比丘的誓願為什麼修正更增加了增加一倍？卻沒有人敢去考證，是很值得深思的。

◎七寶欄楯、黃金鋪地只是淨土修行者之一種理想（假想）目的而已。

道生與僧肇都發現「佛無國土」、「佛無淨土」，認為法身是無形、無相，就不應該有固定的國土，只是為了教化眾生的方便，才顯化形相、隨方教化而有國土的。所以，有方體的佛土，並不是真土。佛土、淨土，蓋順應眾生心之影響而說。

且西方極樂世界乃是淨土修行者之一種理想（假想）目的而已，現代每著重極樂世界的金沙鋪地、七寶欄楯等，給窮苦的信眾美好的幻夢，這在阿彌陀淨土的思想中，顯見是過於銅臭庸俗了，也把淨土視為神教的王國了。其實，「為引入佛道，先以欲勾之」修持淨土的大師教導信徒，對一般無法進行般若修習的平民信徒，這是唯一能叫他們安心的法門。湯用彤說：「佛本無土，借事通玄，而曰淨土。皆引人令其向善，非實義也。」故若一再強調這是末世的唯一法門，卻又是筆者最反對的。

俗稱之「往生咒」又稱「四甘露咒」，所謂甘露是不滅、不死的藥品，指祈求無量光、壽不滅的獲得，能「拔除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」，是心理的証得，而非「往生」之咒，更是作為度施亡靈甘露必需的咒語，所以日本古本翻譯稱為「大施餓鬼甘露陀羅尼」不稱為「往生咒」。

臺中淨土宗大德李炳南雪公老居士曾說，一萬人唸佛，能往生者不過兩三人而已。二十多年來真正驗兆「往生」的，恐怕只六、七人而已。有病患在尋求神佛慰藉後，變成整日唸咒語、佛號，生活中「滿天神佛」，修鍊到眼睛所見所聞都是佛號，最後自認為已是活菩薩；其他宗教徒為厭離塵世，祈求升天，急躁地持唸密號，

引起精神分裂、走火入魔亦常有所聞，諸大師們能不謹慎嗎？除非你真的了解佛號或咒語的真正含意，否則只是在自我麻醉而已。

如果你在人間找不到淨土，找不到上帝的天堂，你也將永遠找不到淨土與天堂。其實我人所前往的天堂是最「適合」自己的，也就是說自己要對自己心識（靈）如何提昇負責。淨土宗學人不如學金山活佛長聲稱唸「誰唸南無阿彌陀佛？」還可警惕自己和別人。

在佛經裡記載了一個故事說，久遠劫前有一樵夫被老虎追趕，急忙爬到樹上，驚悸下喊了一聲「拿摩佈打」，於是過了幾十世後，能值遇佛陀而出家修行。顯教相信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之久遠，今生得聞佛號即難能可貴，因此不像禪宗急於即心成佛，或密宗之即身成佛。

由此可知普通的淨土宗行者，抱著臨終時，只要一句佛號就能「帶業往生」不必重視「消業往生」，心態之不慌不忙如此，又不（必）去深研佛理，總是閒得發慌，有生之年就想建大寺為志業以留名後世，根本就把「覺悟——佛」兩字丟在屁股後。不然，就是以佛法的名義從事世間法，把在家時辦不成的理想，換不同的角色來達成，譬如想選個國會議員來玩玩，或搞個事業來填補慌閒。都是把心向外投射，以掩飾空虛，用佛教的名義，作外道的行為。但是積極想證悟者，才會想搞清楚一切，不願再在塵世流蕩那麼久。《心經》的直指（治）人心，顯現佛性是那麼的明確，我們不妨試找一番。

◎非善、非惡心之體；不思善不思惡，才知本來面目。

「佛性，非常非無常，是故不斷，名為不二。」、「佛性，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」王陽明《四料簡》第一句：「無善、無惡心之體」，心的原態、本體無所謂善惡，善惡大多是當時、當地的社會價值標準。而證悟佛性與人們所衡量的善惡情事是無關的，執著、分別善惡的相，就很容易讓相又來干擾我們的心。

依照東方社會普遍認同的「轉世說」，人有時會降生為男人，有時為女人，則可以說人同時具有男女、陰陽雙性性格，所以現世間會有「男人婆」、「溫柔漢」的現象就不稀奇了，而佛性則應屬中性，或非男、非女、非陰、非陽的特性。

禪宗六祖告訴惠明說：「不思善、不思惡，正（當）與麼時，是（還我惠）明上座（父母未生時）本來面目來。」但去年報載有喇嘛以為如何延長不思善、惡時的覺受，心平浪靜的覺受，才是修（禪）行的方法，似乎尚不圓滿。（應以「無念」

爲要。)當下的覺性本來空明，本無所執，亦復無所求。隨任此念生滅，不修、不整即入空性。

很多人以爲既然無關於善惡，那麼何不及時行樂，幹盡天下壞事更妙？那就大錯特錯了，殊不知因果報應絲毫不爽的，爲惡者護法不喜，冤親債主不放，尤其法律更不容。想要解脫，心魔（折磨、業）不離。中國俗語說；「萬夫所指，無疾而死。」，明白眾多心靈所集中的厭惡，真可造成身心上的嚴重災害。達摩大師雖云：「亦不睹惡而生嫌，亦不觀善而勤措，亦不捨愚而近賢，亦不拋迷而就悟。」但應眾善奉行，才能徹知自心本淨，不可不知。所以，印順法師說：「學佛不是別的，只是從外表清淨而到內心清淨，從內心淨化而使外表的行爲更完美、更圓滿，學佛實只是道德的實踐。」

◎西方在那裡？

古埃及人一直認爲埃及是地球的中心，埃及人相信的來世是在埃及的西方。那是太陽神走完一日路程後休憩的地方，也應該是人們在現世生活之後，得到永恆生命的地方。約公元前二千年的一篇石棺銘文「創世神的獨白」寫著：「……我提醒人們勿忘西方，須按時給神獻上供品。」居於人類起源地非洲，古代埃及宗教思想創造一個美好的西方，讓後世每一個宗教對金黃色日落的西方，有了憧憬的希望。

西元一千年，回教尤斯夫卡德汗入侵于闐，古契丹從佛教國家變爲回教國家，規定人民每日五次定時向西方麥加聖地跪拜，爲了安撫佛教徒，就把釋迦編認是伊斯蘭教的先知之一，而且佛教徒也都祈望往生西方淨土，於是讓改信回教的人心理得到了妥協。

六祖曾問：「東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國？」淨土宗信徒如果仍以地球的東西向，作爲西方極樂世界的方向，那麼中國人唸佛往印度（西北），印度人唸佛往巴基斯坦、伊朗、沙烏地阿拉伯、土耳其、埃及、希臘、義大利、西班牙、美國，繞過太平洋到日本、韓國、台灣，會再回到中國。若說「此去西方十億佛土」是極樂世界，地球由西向東快速自轉，以近每分鐘二十八公里的速度（地球赤道半徑 6378 公里；極半徑 6357 公里）旋轉，也無法定位西方；若乘太空船離開地球，進入浩瀚無邊的宇宙，可有個西方可尋？

的確，宗教徒的神秘、神通經驗，對四度以上空間的認知，不應同以一般人的思惟來看待，就以佛教所謂的須彌山，有人認爲非僅指地球之喜瑪拉雅山。也許說

的是銀河系的中心，也許是五度時空、十一度時空的存在物，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感知。曾經有喇嘛認為大乘佛教所說的天界 *jeavens* 是行星，其中有四分之三是形而上學或超物理的。可知家裡佛堂之朝東座西與否，念佛要朝那個方向，實無關緊要。後來的大德為了解開信徒的質疑，又強以「娑婆世界」之西方為西方極樂世界，殊不知銀河系以及我們這個宇宙仍一直在旋轉中，如何去定位西方。

淨土是依照眾生的根性、社會文化的不同，西北印的大德們絞盡了腦汁，吸收了基督教等等宗教「靈魂不死」的信仰，綜合了印度文化的一切作為模式，傳（創造）出各式各樣的淨土，是全人類對於理想世界的企求；印度佛教文化發展出來的淨土，當然是結合並適應當時印度的文化環境，和他們的思想特徵。——語見印順導師之《淨土新論》。

法國學者亨利·普安卡雷 *Henri Poincare* 說：「否定一切或相信一切，這是兩種十分省事的處世方法，因為它們不需要我們傷腦筋思考問題。」佛教大德絞盡腦汁，綜合一切模式，創造了淨土思想，不分貧富貴賤，只要很感性地一心念佛向善，便能往生極樂世界的淨土信仰，對各當時被壓迫，在無邊苦海中生活的百姓，是最佳的福音。

可是宗教解脫上的平等，反而會使現實平等的實現日益渺茫。當被壓迫的人民全付心思用在追求生死輪迴的超自然解脫時，他們就不會致力於爭取擺脫現實苦難的努力，這也是當政者所樂見的。

佛教徒如何自己救贖？如何清除無明？是最重要的課題，他力派的宗教如回教，都想靠上帝救贖，早期自力派——明心見性的佛教徒，能夠以般若智化釋、清除無明與罪業，以「無相懺」或密法來化解，但對一般不喜歡思維的人卻是「難行道」，故經典記載是佛「不請而說」念（主要是念，而非唸）佛上生淨土之「易行道」，可知佛（古大德們？）之用心。其實「易行道」成佛（覺悟）難。人如果想要「被拯救」，就必須先拯救自己。

但大乘佛教所說的淨土，以從犍陀羅地區所產生的當來下生彌勒佛之「彌勒淨土」最早出現，後來除了阿彌陀佛「極樂淨土」外，尚有本師釋迦牟尼佛之「靈山淨土」、藥師佛之「藥師淨土」、不動佛之「妙喜淨土」、「禪具淨土」、「密教淨土」以及我人努力促成之「人間淨土」等等。

◎淨土不在外，只在我人心中。

我人今世受報的只是肉體的感受，重要的是要建立「內心淨土」、「即此身心，名為淨土。」。淨土是佛教的理想境，而失望悲觀於現世的人，都希願往生。但釋尊的淨土就是這個娑婆世界，有云：「菩薩於一切眾生，悉皆平等，深心清淨，依佛智慧，則能見此佛土清淨。」佛陀今世曾接受因果報應，曾受謗、食馬麥等苦相，知必有石塊擊傷腳拇指，亦應知有吃梅檀樹菇得血痢等十難之報，皆坦然承受，即知佛陀重視內心證悟的重要。

我們應知「一切唯心所造（現）」，「一切佛法，自心本有。」，應以「自心本淨」體認「唯心淨土」的思想。諸佛菩薩皆是阿彌陀如來，阿彌陀如來是真理、法身、慧命的化身，是要修行者有超越時空的認知。如《維摩經 Vimalakirti sutra》說：「隨其心淨，即佛土淨。」另就彌勒的淨土思想起初是著重於實現「人間淨土」而不是天上的，是身心淨化的實現。印順法師批評：成佛不必西天；彌勒淨土猶勝阿彌陀淨土；人生的佛教高於人死的宗教。

淨土宗大德雪公·李炳南居士說：「你一起念頭，當前的念頭，就是你的心。你念一句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就是你。你念阿彌陀佛是化身佛，是誰化的，是你心化的。西方極樂世界也是你心理化的。自性修，就是正行。」密宗「直生淨土大法」也是如此起修，可知淨土是自心所化的，臨命終時，要觀想坐起身的梵穴上，有無量的光明在等待我們，應該將「佛性能」沖出梵穴，與之融合。否則，能量亂闖就應了「頂聖、眼升天，人心、餓鬼腹，地獄腳板出，畜生膝蓋離。」的驗證。

淨土雖以提倡念佛的實踐為主，通過修《般舟三昧》更要以大乘般若學非有非無、萬法皆空的觀念來體認，而了悟念與所念、見與所見皆是幻化，才能證得佛智、覺悟成佛。故佛於《般舟三昧》行品說偈語：「心者不自知，有心不見心，心起想則癡，無心是涅槃。是法無堅固，常立在於念，以解見空者，一切無想願。」

◎「佛」是什麼？

佛者，解心無染，於性善、性惡均已通達實際，不獨惡不能染，亦復善不能拘。譬如明鏡本無色像，但能現好、醜眾像。心性本無善、惡，如鏡故，眾生墮入三途，性善不減、性惡不增；成佛之時，性善不增、性惡不減。應知性體本淨，性量無邊。

是故，今之我人應愛護當下居住的地球，關懷現實社會的問題，而不是放棄今

生，追求別有其它往（逃）生後的淨土，卻視地球為穢土，一直在放任、糟蹋、浪費、污染它，直到地球自然反撲？宗教不應該教導世人逃遁避世，培養一些麻木不仁或狂熱的信徒，憧憬脫離這個世界，對這世界漠不關心。這是誤解與不該，何況信徒往生前仍要在世上進行各種活動！

《六祖壇經》也說：「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識身中淨土，願東願西。」又說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猶如求兔角。」密宗「大日經」說：「云何菩提？曰如實知自心。」古德說：「學道之人貴識心，細中之細最難尋，可中尋到無尋處，始信凡心是佛心。」早已古有明訓。可惜不知「應觀法界性，即諸佛法身。」，由於「法性非識性，故彼不能了。」

知識爆炸的現代，知識有污染性，知識甚至很容易折舊。佛學的認知，目前很時髦，但也很快地折舊。宗教師如果不具備現代的一些常識，強以古代遊牧、農業社會的神話典故，硬要叫信徒背誦、遵守，是今人所不能接受的。古代未能有如今之科學知識，今之說法者，若全然依照古文經書勉強附會解說，則是更令人所不敢苟同。

信眾的知識越是愚昧，在宗教信仰上的感情和行爲，常常顯得格外虔誠，而帶有嚴重的迷信色彩。宗教意識本身就是一種幻相，是一種痛苦的起源。現今的佛教想擺脫迷信的色彩，如果沒有很明確地直指人心，然後才起修，那將很快地被新新人類所拋棄，因為有許多類似佛教的宗教一直在創新發展（現）中，或許是只改換了教名、派名而已！就是在傳統基礎宗教中找不到需要的，想標新異古而自創的，或新的附佛外道。

我們正逢不再能完全合乎人類需要的舊生活模式、舊社會制度的殘喘期，同時也看見新生活模式將誕生的陣痛期，會帶來很不一樣的互動方式，並大幅改變全球社會的結構。

許多假冒的宗教師很努力地灌輸人人有罪的思想，過份描述地獄（似乎他們曾經去過）、天堂的報應（似乎他們從那裡而來），以為勸誘懲戒信徒，特別強調葷食、墮胎、殺生等等之過，甚至賣弄神通、特異功能。利用眾生恐懼、求贖、求赦罪的心理，（自認理所當然地）大肆詐騙錢財，或欺凌女眾，從古自今比比皆是，這都是懺悔無門，又想以金錢贖罪的錯誤觀念所造成，受害後也只能怪「眾生愚蠢」了。

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化學教授提卡南相信，十六、十七世紀有一種人患了「泚

咯紫質沉著症」是屬於血液病，變怕陽光，只能在夜裡出來活動，患者被誤以為是吸血鬼或狼人。而大蒜會刺激其血液毒素生成，他們很怕大蒜，患者以為自己遭了天譴，因此，他們可能看到十字架就怕，因為宗教人士的無知就強迫他們悔罪認錯，甚至將之處死。

電影製片（騙）商就迎合人們的恐懼傳說，編造吸血鬼或狼人的各種情節，大賺其錢。而使看其電影的人一生活在疑神疑鬼的恐懼中，宗教家更不願否認故事的虛偽，因為有利於宗教的宣傳。近年香港的金庸（查良鏞）寫了幾部武俠小說，如《倚天屠龍》、《天龍八部》等，居然被編成電影，風靡了華人世界。還有學者召開「金庸學研討會」來附庸，不出五十年，仍如此不辨真偽，後世的人一定相信虛構的事是真實的歷史。相信地獄的傳說也是如此醞釀成功的。

◎閻王應該穿什麼服裝？唐朝、宋朝服飾？外國人的地獄有東方人嗎？

由漢晉時代所譯經典對於泥犁耶 Niraya（奈落迦 Naraka、地獄）地點的描述不一，而且相互牴牾乖異，正可以了解地獄說，在印度逐漸演變、整合的情形，而至後來，譯者為適應國情，也摻雜了不少國人固有的思想，以及道教的說法，成為中國有別於印度的地獄觀。十多年前，天華出版社所翻譯出版的羅桑倫巴著作的一系列書籍，即因為地獄的認知與漢傳（化）經典有差異，就連版銷毀。

有虐待狂的瘋子（如阿育王、丘就卻、梁武帝、唐太宗等）曾一步步地創造、強調地獄與撒旦來教導、控制、審判人民，而達到奴役人民的慾望，過份相信（過時的、當時的）地獄 Naraka（描述），受鬼神如在上下、如在左右，時刻監臨著。這個病毒將一天天殺掉你內在的神性，你將是虛弱的，將是無助的。平凡的人世間隱藏著無數憎惡、絕望與苦難，地獄如果是人類苦惱世界的別名，因此地獄的想像會比極樂世界更為清晰強烈。

英文的陰間 Hell 相當於希臘文的海地斯 Hades，原意不是一個受苦之地，僅是指「人類墳墓」的總稱；希伯來文《聖經》中提到的欣嫩谷（磯漢那 Gehenna）是指為人熟知的「公眾垃圾堆」人們會將硫磺加入其中助燃，使晝夜焚燒死屍或廢物的火不致熄滅，翻譯成「火湖」，也只是象徵如垃圾被燒不再有復活的希望了。但是故事化的聖經寓言、隱喻從傳教士口中加油添醬後，卻變成信眾畏懼、恐怖懲罰的火地獄 Fire Hell。

過去，佛教常被帝王以鬼神福禍作為愚民的工具，梁武帝於天監四年，開五館、

立群學，舉辦水陸法會，以立義學生之名，每人要很有想像力地編捏地獄因果之事十篇，共創造八百餘條散在《法苑珠林》之內，當時之愚膚夫愚婦莫不畏懼，有甚多者傾家蕩產而布施，求免墮地獄。唐末道教更沿襲成爲「十殿閻王」之地獄信仰，都是爲政者爲鞏固政治地位而大量宣傳、教化造成的。

◎宗教上的「心理折磨」都以可怕的地獄、魔鬼來描述。

惡魔 **Mara** 一詞若以心理或倫理立場來看，可爲我人之邪念或邪欲 **Evil disposition** 之人格化，早期以「磨」字變爲後來之「魔」字，是信佛最迷、佞佛最甚的梁武帝將石以鬼代替，認爲鬼可表現邪惡的本質。心理的折磨不就是著魔嗎？大部分的教徒會認爲的魔瀰漫於宇宙之中，但本質上是存在於自己的內心中。事實上，人們是生存在迷惑的假象（摩耶）中，**Maya** 摩耶的意思是「那不是的」，人們都接受了肉體，以爲肉體是自己。但你我都不是這個肉體，老子便說「人之大患，患其有身。」，但不是要放棄這個臭皮囊，而是要善利用它，來增長智慧，以便覺悟實像。

佛陀初出家時，先是阿拉羅卡拉馬 **Alara Kalama** 及烏陀迦 **Uddaka** 的弟子，被授以各級禪定，它們能引入於無想、識無邊處、空無邊處等境界。但他認爲這樣的努力，無法使憎恨、情欲等消滅，及獲得寂滅、寧靜、最高智慧與涅槃，於是向老師們告辭，行至烏拉威拉 **Uruvela** 去尋證涅槃的較好方法。

《方廣大莊嚴經》說：「……是故我於今，當催汝軍眾，第一貪欲軍，第二憂愁國，第三饑渴軍，第四愛染軍，第五惛睡軍，第六恐怖軍，第七疑悔軍，第八忿覆軍，第九悲惱軍及自贊毀他，邪稱供養等，如是……消滅汝波旬。」談的都是自我內心的戰鬥。佛法十界也可說是倫理性的世界：最迷惡的世界是瞋恨心重的地獄；貪慾心重是餓鬼界；不明、愚癡是畜生界；憤怒、鬥爭心是修羅界；平常心是人道；歡喜心是天界；無諍、學道、精進心是聲聞界；明緣、獨悟心是緣覺；發大菩提心是菩薩界；悲智莊嚴心是佛。

釋尊在菩提樹下深入思維所入的四禪，可說第一禪是從貪欲和邪念中脫離的狀態，第二禪是拂除心中的雜念並獲得思維觀察後的喜樂，第三禪是以二禪基礎推進更超越喜樂的感受，第四禪是既無苦樂也無憂喜的本來清淨的境界。

佛初成道時，內在貪欲之王（慾神磨羅）在佛面前展現三個漂亮的女兒名叫欲望、滿足（成就）、懊悔（另說是憎惡、喜悅、渴愛），象徵未來、現在、過去，

以及三個兒子（惊惶、淫樂、孤傲）作最後的磨難，但佛終於找到內心寂靜處，而不受影響，不受折磨。經中所羅列的是許多欲軍與魔女名，顯然描述的是成道前夕的精神境界以及內心的思想波浪。降魔其實是當時為克服內心之一切妄想、貪慾，與後來女眾戒近，也是比丘修行之要。後來大德發現蔥、蒜、韭菜容易刺激荷爾蒙引起性慾，及口氣不佳，就編造神話說那是魔王三個女兒勾引佛陀失敗後，當場尿遺所生長的不潔蔬菜，佛教徒不要吃食。

禪宗三祖見一逾四十，不說姓名的居士，設禮求問：「弟子身纏風（夙？）恙，請求和尚懺罪。」師說：「將罪拿出來，我幫你懺除。」居士想了很久，回答說：「覓罪不可得——找了很久，找不到罪。」師就說：「就這樣，我已經幫你把罪懺除了，你最好能依止佛、法、僧來保持沒罪。」居士說：「今見和尚已知是僧，不知何名佛、法？」法師說：「是心是佛，是心是法，法、佛無二，僧寶亦然。」居士說：「今日才知罪性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，如心然，佛、法無二也。」大師甚為器重，即接納剃度說：「是吾寶也，宜名僧璨。」

禪宗就是這樣懺罪的「心有磨時，將心懺。」一般的信徒對過去的罪孽越恐懼，贖罪的行動就越積極，可惜大都被教化以為借獻物或財物才能夠消除罪業，最後一定心財兩者皆輸。正確宗教教導的是圓融、活潑的，如果信徒越學越須要花錢，而且心理越恐懼，越要依賴大師、上人時，就可知道是學錯了，並且上了別有用心者的當。

◎佛與上帝本來就無法救拔眾生，眾生是靠覺悟才能救自己。

若說佛能救度眾生，那是最大的毀謗「覺性」！

佛無法救你，耶穌也無法救你。如果佛、上帝能救贖眾生，只要運用經典上所吹頌的萬能的神力拉我們一把，輕而易舉般的把眾生都救了，何必要費盡口舌（多此一說！）來傳什麼道？卻仍把我們遺棄在宇宙的時空裡。基督教神學認為驕傲、嫉妒、憤怒、懶惰、貪婪、貪食、淫慾，是人的七個大罪。而身體所產生的病變，通常就是心犯了這七個大罪引起。所以救身，先要救心，心獲救了，疾苦也沒了。

佛陀開悟時說：「眾生皆有佛性，只因顛倒妄想不能證得。」點出眾生與佛並無差別，佛了解每一個人都是「佛」，要靠「自己證悟」才能解脫。釋迦牟尼佛尚且要上忉利（知足）天為母說法，也回宮裡為父說法，無法以神通力去代父母消業障。現今卻有人妄說他可以靠（或買賣）法力、信物等等來拯救眾生、消除疾苦，

信他的人還特別的多。

早期僧伽都有半月「布薩」，自行舉罪懺悔的集會，類似天主教的「告解」於今卻是怕大和尚輕洩小和尚心中的祕密，無人敢參加布薩，甚且關在小精舍中勉強苦修，甚為可惜！而居士們受了菩薩戒，根本找不到布薩的機會，是很奇怪的現象。（佛教很多節日都選農曆的初一、十五等，如十齋日或佛菩薩紀念日，其實是針對月亮的盈虧產生的引力，對人體的影響有關來安排的。）

禪宗北秀、南能的漸、頓法門，各有其特色，南傳主張制心一處，萬念歸於一念；北傳更使一念化入「無念」。達摩祖師見南方梁武帝的蓋廟了無功德而去了北方少林，反而在六祖時南方頓法大盛，北方漸法按步就班。台灣如今也蓋了許多寺廟，可預期地明心見性的法門，也將如前幾代一樣又會興盛。

北禪按步就班以武術健身、禪定內證實修；後來南禪到了宋明年代，卻被以（已質變之）儒家的傳統人倫義理之（吃人禮教）意識形態來取代一切佛法。標榜明心見性結合西方極樂淨土的「禪淨雙修」，是目前由中國傳來大興於台灣的佛教。

現今台灣的佛教只有拜神與人倫活動，少有「理念世界」的宗通、教趣的原質性建立，是最令人遺憾的。沒有正「道」的擬態、統聯、發趣、形於無形，舉國、家庭、社會皆是一盤散沙，不想莊嚴、創造現今的地球為淨土，人人都「追求往生」而放棄了一切。

《般若心經》可以比喻是佛家智慧法門的鑰匙，有了它就會開啓人性中的般若智慧。六祖以後《金剛經》的平實、犀利啓悟了許多法身。而最精簡大明的《心經》卻是《金剛經》的濃縮，因此花了最多的心力，將它呈現出來，要直下承當就是頓法門，並按步漸修以證道。

◎若說佛、菩薩一直轉世化身，平凡的我們那還有機會？

是人重要？還是神、佛重要？如果人不重要，神、佛也沒有任何價值與重要了。人人本具的佛性，不可外求，別人傳說如何放光、神奇那是他家的事，作為參考可以，不必崇拜。要破「人佛」，不要忘記自己見性成佛的本能，也不要過份相信某某人是某某佛、菩薩或化身或轉世，那是高推聖境，都是他家的事。否則平凡的我們那有機會？與「自己成佛無法靠他人拉牽上去」之事實無關。

從古代流傳下來對佛陀生平的記載，都是傳奇、神話、想像和部份真實的混合，

佛陀的一生已被織成一首美麗的詩篇。佛陀是「常人」或「超人」，在巴利文經典都可找到這兩方面的屬性，假如我們不審慎應用研究方法或不具批評性，則會產生不必要的混淆和迷惑，從《大般涅槃經》就可見到很好的例子。就以每次聚會有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，佛一定須要運用神功，否則古代沒有擴音器，會有很多人聽不到佛陀說些什麼，但佛又規定不能顯神通。尤其大乘經典記載每有數萬、數千人在一起聽講，吃飯不知有沒問題？因此看來佛應該是曾現了神通的超人。

◎歷史上的佛陀是高智慧的常人。

佛陀奇妙的神蹟，是在佛教鞏固時建立起來，自從佛陀被尊稱為「天人師」之後，由後人所杜撰出來的。後世的弟子由於仰慕佛陀的人格，便以崇敬贊美言辭對佛加以誇張，也不可避免的還會造作種種比婆羅門教更好的傳說，從而把釋尊神格化。因為原始佛教當時，印度人認為佛陀是人格偉大智慧高深的聖人，但不是神。而神只是「內自我——內發性」的主宰，時時不可分割的，是我人「不動而動」的體內主導。

原始佛教經典的說法，釋迦佛似乎並不贊成說他有神通。然而隨著佛教的傳播，有關佛陀的本生、本行之類神奇故事越來越多，越來越神。根據《增一阿含經》記載，佛年青時似乎身體羸弱，須要好好照顧和侍候：「我身羸弱，極為羸弱，……我不用非迦尸的檀香木，我的頭巾、外套和長袍皆來自迦尸。日夜有一白傘遮蓋我，免於被寒、暑、草露所觸。」我們可以合理地知道佛陀確實如普通人存在過。

但覺悟能令行者解開條件存在的諸結縛，最後令生理的身體融化成諸「大」元素之精華、本質，即光；同時神通力也可從此興起。一八四七年，倫敦湯瑪士醫院的華德基諾 Walter J. Kilner 醫師發現，健康的人體有稱為「雙重以太」**etheric double** 的內、外光環 **aura**，可以向外延伸超過一英尺。而身體化成「光身」是究竟覺悟所產生的一種功能，藏密的「虹光化身」者，應是已覺悟的行者。

有自信的人會從內心擴大身心磁能，以光體充滿來運作肉體，加上密法的護身，就不容易受外靈侵入，完全自力修持。人體神經會產生某種放射電流 **odic force** 或力量，稱之為神經電流或磁能 **magnetic fluid** 都沒關係，就是密宗行者打「手印」作法的原理，由此可知。若內心萎縮，身光體小於肉體，又到處去廟裡祈求加持，等於開了家大門迎鬼入室，若讓肉體駐進了大量化成微塵種子狀的外靈，就很不容易驅除，非常危險。

佛爲甚麼要強調人身難得，是因爲人身能無限的蓄積光能。成爲天人後，身形、衣裳宮殿、瓔珞等都發光，連說話都會發出無邊淨光。天人沒有肉體來繼續蓄積能量（所謂「累積福報」），福報享盡，能量衰減成「五衰：衣裳垢膩、頭上花萎、身體臭穢、腋下出汗、不樂本座」情形後，有下墮輪迴的可能，死後如光焰消逝，無有屍骸。而衰變飄零的鬼道靈魂中陰，能量不足，成形不穩，但會讓人道恐懼，大多數是小說描訴、電影電視的教導罷了，其實鬼道是怕人體正常能量的。

◎生病要找醫生看；心病才要佛法醫。

眾多的病患及失戀、事業失敗、親人去世、犯大錯等精神上的不平衡或業障的侵入，需靠自性淨化，放下執著，就可以痊癒。古時除了有禪定出神經驗的人，是很不容易了解身心能分離的；今人皆知演化自今的肉體，是宇宙星球上能自動修補的生化體，配合現代高科技的醫術，凡屬身體四大失調的病症，千萬不要怪罪業障而延誤病情，一定要請醫師治療，應加上自信、心理清淨，很快地就會痊癒。

盲修瞎鍊是目前許多宗教的現象，而急燥的追求神通，更加速精神錯亂者產生，是最大憾事。有的人一聽此事，就認爲不該修行，也是駝鳥心態。正確的是要找到「明師」（而非「名師」），明白的教授您。

特別要提示的是密宗有「佛能」大用神變，非一般人所知悉，皈依法、報、化三身，而證法、報、化三身之義爲密密皈依：言法身者，己之「性」；報身者，己之「智」；化身者，己之「用」，大「用」之神變常人不知，確是徹悟「心經」者才能辦到，故知佛說：「制心一處，事無不辦。」

◎為什麼要念持咒語？看書唸有效嗎？

語音具有力量、能量與波動，能引起振動，因爲人體含有百分之七十的水，古代的大德以咒語的波動來刺激人體內的水。唸咒對人類的身體、意識都有好處，可是要唸正確的發音，若音頻不對，效果達不到，而且會有傷氣造成內傷的危險。

經由專一、咒語和手印，行者可以和「能」有非常真實的感應。以音頻振動的力量，可以平順肉身細胞、氣脈、明點的組合。持頌咒語必須由有傳承經驗並且了解咒意的修行人教授，才能發生威力。可知許多人自行按書上之文字發音，是得不到效果的。錯誤的發音會影響身體，例如淨土宗行者如果長期發「歐」音，對上丹田一胸腔一定有害。

所有宗教、傳統、風俗、巫師等均明白咒音有神奇的能力，密宗持頌陀羅尼、咒術治病、驅魔的原理，能對付一般未覺悟的眾生。由此可知，未親身經驗者卻不以爲信，應可原諒。《了凡四訓》也提到：「不會符咒，鬼神欺。」

神通可修而獲得，但不可炫耀。以現代的認知，神通是靠心意念波的解析、集合，配合身體與大自然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元素能量的轉換來達成的。有神通不見得有智慧，像狗的可視（光波）視野比人類寬，可看到鬼怪（出體後能量衰變中）的形影，但狗無思惟能力，無法覺悟修行。若一直追求神通，很容易被外魔、心魔侵損肉身，而痛苦一生或多世。尤其超能力、超心理學的追求者，也應該有如此的警惕與認識。

◎謗「佛」是毀謗「知性」；謗「僧」是對抗一個「團體」。

我們知道「佛」指的是覺性，不要把佛當成主宰神，謗「佛」只是毀謗「知性」，終究會有一天承認覺悟之真，了卻疑惑，滅去心中之折磨，則謗之三際（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）推求了不可得，猶如赫日消霜雪；梵語「僧伽」指的是不分在家或出家修行人的團體，最少四人以上才可稱爲僧團，何況也有認爲二十人以上才算是僧團。

是否有人有能力膽敢毀謗正信出家、在家的修行團體？「吾愛吾師，吾更愛真理」若發現師有錯，可以默默地離開，不必言說其他，若有也不構成謗僧的條件。很多外道利用信徒戒慎、恐懼之心，來控制信徒，奇怪的是佛教僧團也大肆宣傳「謗佛、謗僧會下地獄」，不是製造白色恐怖，就是駝鳥心態，難到要放任獅子蟲汙染清淨僧團？

許多看讀了佛經的學者，本身沒有修行的經驗，反說佛教的不是，很多信徒覺得不知該怎麼辦？。判逆、異端，自定嚴苛戒律，以圖蠱惑人心的佛陀堂弟提婆達多（調達）Devadatta 謗佛、害佛，佛陀仍在《法華經》授記，他將來也可成佛號「天王如來」，因此套用前段老禪師的話：「隨它去吧！」或許是最好的處理方式。

谷響泉聲、月光潭影，非聲非色，皎皎冷冷。更請問最後一言，陳海超答曰：「莫向千生尋水月，唯於一念見凡心。」；更要記得永嘉道：「了了見，無一物，亦無人，亦無佛，大千沙界海中漚，一切聖賢如電拂，假使鐵輪頂上旋，定慧圓明終不失。」